

年

卷

期

1

7

第

第

42

社會主義月刊

——刊月會社與族民名又——

登記證：內政部警字第二號
中宣會文字第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卷第七期

目 要

131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S W

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

陳穆如

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驟

Henry Masson 著
丘詠滄 譯

民族文化論

陳梅

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

冠山

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

夥計們(小說)

周毓英

決鬥(小說)

瑞典斯特林傑作
查理斯 譯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 上海社會主義月刊社出版

社 會 主 義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目 要

社會主義的現實——代發刊宣言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S W
 東北問題的世界觀及
 中日法西斯蒂的前途…………… S W
 蘇俄與世界和平…………… 周毓英
 世界經濟學導言…………… 周 缺
 牛(小說)…………… 周毓英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目 要

世界和平綱領…………… 導 平
 獨裁與革命…………… S W
 德國政權歸希特勒…………… 胡 伏 生
 中國革命怎樣進行…………… 李 甯
 第三種人與同路人…………… S W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周毓英
 牛欄屋裏的喜劇(小說)…………… 周毓英

第 一 卷 第 三 期 目 要

勞動者自己的五一…………… S
 世界和平綱領…………… 導 平
 人類的自由…………… S W
 法西斯蒂在中國社會
 之基礎…………… 琳 初
 介紹希特勒…………… 心 生
 在麥田裏(小說)…………… 周毓英
 德國國家社會黨政綱(附錄)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目 要

青年法西斯蒂…………… 鍾 秀
 世界和平綱領…………… 姜 治 平
 論法西斯蒂…………… S W
 Technocracy 與法西斯蒂…………… S W
 技術統治主義…………… 王 沉
 在革命過程中的中國軍人…………… 徐 乘 中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完)…………… 周 毓 英
 募捐(小說)…………… 揚 帆
 日落的時侯(小說)…………… 周毓英

第 一 卷 第 五 期 目 要

今後的政治路線…………… 明 庵
 革命與文化問題…………… S 明
 世界和平綱領…………… 導 平
 德國法西斯蒂運動…………… 明 庵
 馬克斯的生平學說及其批判…………… 王 沉
 希特拉傳…………… 白 樺
 募捐(小說)…………… 揚 帆
 父親的話(小說)…………… 周毓英

第 一 卷 第 六 期 目 要

如何把握目前復興…………… 明 庵
 運動的勝利…………… 導 平
 世界和平綱領(完)…………… S W
 法西斯蒂的技術…………… 梅 麗
 我們需要領袖…………… 徐 淵
 中國法西斯蒂的前途…………… 呂 文
 剩餘價值論…………… 周毓英
 暗河(小說)…………… 周毓英
 老板(小說)…………… 周毓英

社會主義月刊 第一卷 第七期

目次

頁數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S W (1)

小引

一 法西斯蒂的本質

二 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

三 社會的前進與後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

四 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五 中國的前途——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

.....陳穆如(三二)

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驟

.....Henry Massonl著(四九)

丘 鈞 譯

603630

(1)

— 次

目

民族文化論

陳梅(七三)

一 什麼是民族文化

二 民族文化的演進

三 民族文化的遺傳觀

四 民族文化的社會觀

五 民族文化的時代性

六 結語

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

冠山(九一)

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

(轉載)

(九九)

夥計們

(小說)

周毓英(一〇九)

決鬥

(小說)

查理斯譯(一二一)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小引

- 一 法西斯蒂的本質
- 二 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
- 三 社會的前進與後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
- 四 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 五 中國的前途——法西斯蒂

小引

法西斯蒂在中國還沒有具體地出現的時候，感覺敏銳的國人就已經在鼓起反對的風潮了。這好像栽樹一樣，下種的時候反對的人真多！但反對也沒有用，越反對，種子越成長得快，在那激烈的反對空氣裏，法西斯蒂的樹是高大起來，高大起來，最後連反對的人們也被濃蔭大樹遮蔽着，享受到這株大樹的恩惠了。



在中國，反對法西斯蒂的人有兩種，第一種是什麼東西都要加以懷疑的空頭學者，他們有時候也同情於孫中山先生，有時候也同情於馬克斯，有時候也同情於莫索里尼，希特勒，但對於一件事實的臨頭，一個運動的出現，他們爲要使自己高於一切，就什麼東西都要先來懷疑一陣，反對一陣，好像不如此，學者的生命就要失去了。第二種是有着先入之見的固執的政客和政治家，他們死守着一個成見，凡與他們的成見不相符合的，便要誓死反對，不惜抹煞一切的事實來反對。

那些可憐的空頭學者的懷疑，簡直像蠱壤中的蚯蚓在翻爬，自以爲盡了反對的能事，但實際上却正幫助了法西斯蒂種子的成長。我們讓那些蚯蚓，專門做鬆動土壤工作的蚯蚓，由他們永永不息的翻爬下去吧。

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和政治家的反對法西斯蒂，我們從逆流着的大浪潮中撿取了一粒細沫，——胡漢民先生在三民主義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中發表的那篇「論所謂法西斯蒂」。這粒細沫，的確是最堅硬的一粒了。空頭學者們的反對法西斯蒂，既只是一種蚯蚓的翻爬工作；那些民主派政客的反對法西斯蒂，也只是在一種事實的打擊之下所發出的失望的悲啼。胡先生的這粒細沫，却不是簡單的翻爬和悲啼，似乎有一些實際的基礎和理論的根據。雖然胡先生的實際並不可靠，而理論也只是一種掩飾，但我們却很可以把胡先生的言論當作他山之石，切磋琢磨，使敵人也發生友人的作用。

像蛇一般固執的胡先生，他的固執是使他成爲中國一個政治家的因素。但胡先生似乎沒有想到一個政治家除了固執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因素，這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虛心。不虛心的固執，什麼時候都要推車撞壁，牽牛下井，一步一步的走上死路。胡先生的固執，固然加強了胡先生的政治家的地位，於胡先生個人毫無損失，然而整個的中國却因胡先生的固執撞了壁，下了井，走上了死路啊。

胡先生在這篇論所謂法西斯蒂的文章裏，發了龍的姿態，存了蛇的心理，從世界罵到中國，從天上罵到地下，簡直把法西斯蒂說得像一個兇惡的紙老虎，兇雖兇，然而一戳就穿。殊不知法西斯蒂的出現於世界，法西斯蒂的出現於中國，都自有其現實的基礎和歷史的原因，誰也不能無中生有，誰也不能強行抑止。事實就是真理，真理不能離開事實，頑固的和空想的先生們假如也能有一天顧到事實，顧到實際的中國和世界，那末那些口頭筆頭所渲染着的美妙的真理也許一時一刻都不能再按下去，而要馬上火化吧。

一 法西斯蒂的本質

「什麼是法西斯蒂？」這句話在中國想問的人實在太多了。

世界上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用兩句三句話就可以解釋得清楚的。除非說：人是上帝造的，地球也是上帝造的，這當然很簡單，而且越是愚夫愚婦越能聽得懂。愚夫愚婦們只要知道人是上帝創造的，

地球也是上帝創造的，他們就已經心滿意足，用不着更追求什麼了。至於科學的解釋，現在恐怕還只能由少數人知道，由少數人理解，就是那些不信上帝會創造人類，創造地球的人，他們本身不是專家，也不過有着一個模糊的科學的信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越是科學的東西越不容易解釋，也越不容易為大眾所了解。孫中山先生解釋知難行易，說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這是證明宇宙間有許多事實，不待人類的解釋與了解，而事實總是存在着的。人與地球，在沒有科學家以前固然已經存在着，就是在沒有宗教家以前也早已存在着了。

什麼是法西斯蒂？假如是實行參加過法西斯蒂的生活的人，或者是一般不好歪曲的民衆，他們當然都能夠滿足地了解的。意大利的民衆生活在法西斯蒂之下，莫索里尼就是不解釋什麼是法西斯蒂，意大利的民衆也絕不會起來懷疑法西斯蒂。意大利民衆的相信法西斯蒂，縱不說是像愚夫愚婦們的相信上帝，但至少是像蘇俄民衆的相信布爾什維克，他們有着實在的生活，他們就用不着來追求空虛的學理。列甯解釋從少數變成多數，孫中山先生解釋知難行易，這都是從革命的實際生活中體驗出來的說話。不幸那些空頭的理論家，只想在理論上鑽牛角尖，竟把社會的實際丟在腦後了。如中國的頂頂大名的胡漢民先生之流也居然以鑽牛角尖的精神，不惜以歪曲與胡纏來塗污法西斯蒂。

莫索里尼說：

「法西斯蒂並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就法西斯蒂的立場來說：生活是一種奮鬥，每一個人首先克制自己，鍛鍊自己，為一有價值的工具，足以服務自身，服務人羣。法西斯蒂的生命觀是嚴肅刻苦的宗教，最反對安樂與妥協。法西斯蒂反對抽象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與理想主義。在政治方面看，法西斯蒂是一種現實主義，她是要根據實際來解決一切當前的問題的。因為法西斯蒂主義，都存在於實現中，離開現實，無論人世或靈魂的一切，都不能存在。不過我們之構成此現實，是以個人的資格，並不是以大多數的資格。所以法西斯蒂反對德謨克拉西主義，因為德謨克拉西主義是以大多數較低下的層級為標準，而使我人統一於其下的。法西斯蒂不然，她在訓練個人及國家，使臻於一較高的層級，所以她注意紀律、威力和精神的發展，還比注意政治為甚。」

這裏是說得很明白了，「生活是一種奮鬥」，而且要在有組織的奮鬥中社會纔能得到進步。法西斯蒂要每一個人克制自己，鍛鍊自己，使自己成為組織的奮鬥的有價值的工具。以嚴肅的刻苦的宗教的精神排斥一切安樂與妥協，以實際主義現實主義排斥一切抽象的自私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及理想主義。以刻苦的犧牲訓練個人訓練國家，在紀律與威力的統制下求得進境。實現組織的最高理念，德謨克拉西式的苟且圖利的要求當然是被排斥的。

德意志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正就是在一種嚴肅的刻苦的組織的奮鬥，而且絕不離開現實的奮鬥之下達到了目的。法西斯蒂如果像一般誣蔑之口所說的是無原則的獨

裁，是回復了古代專制的暴行，那末德意的民衆早已把她打了下去，決不能生長到現在而成爲一切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眼中釘啊！並且德意法西斯蒂的迅速成功，完全是由的民衆的助力，或者是由於民衆的承認。意大利不先出現共產黨的殘暴，莫索里尼雖有心要救祖國，意大利的民衆也未必能信任莫索里尼的獨裁，使意大利得以很快的強盛起來。德意志如不是有了社民黨民主主義的沒落和失業潮流的襲擊，希特勒黨也未必能得到全國選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投票贊同而實行獨裁。事實證明莫索里尼、希特勒的獨裁是定全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了民衆的利益，絕不如一般下劣嚙舌者的誣讒把法西斯蒂說得是比沙皇專制還可怕的毒蛇猛獸啊！

法西斯蒂既不同於封建專制，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惰性民主，可是胡漢民先生却是那樣的不肯理解，他開頭就先對法西斯蒂下了一陣喪心的誣讒，說法西斯蒂是「摧毀無產者的革命運動，并提倡狹義的國家種族觀念，以穩定資產者之垂絕的統治。」接着又假裝虛心的引證了一些莫索里尼的說話，但這假裝的虛心並沒有使胡先生增加一點理解，也沒有能夠免強拿出一點像該正當的駁辯。就只是機械地說莫索里尼的話「是名辭的修飾的潤辭」好像意大利革命十數年的經驗和事實就可以在胡先生的「修飾」「潤辭」之下抹煞了。莫索里尼的話是「修飾」是「潤辭」但也還有事實在做根據，絲毫無損於法西斯蒂，可是胡先生不能用正當的駁辯，只能運用「修飾」「潤辭」等等抹煞對方，却反而證明胡先生的假裝虛心的引證莫索里尼的說話是無聊，而武斷頑固的精神

倒足以送胡先生入墳墓呢。

二 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

假如我們相信胡先生這篇文章不是唯物主義文氓的槍替而是胡先生於長期抱病中的手筆，那末我們真敢大膽說胡先生的淵博和虛心是太驚人了。胡先生的廣徵博引，胡先生似乎很想從許多客觀的事實中求得若干了解，不幸胡先生的頑固絕不願有何了解，祇是誇張了淵博與虛心之後，硬生生地加上一些武斷與誣蔑而已。

胡先生於其大作的第一節中以不少的篇幅引用了莫索里尼的說話，但胡先生並沒有能力加以反駁，祇能無聊地加一些武斷和誣蔑，根本在本質上就誤解了法西斯蒂。本質上誤解了法西斯蒂還不知足，不肯廢拙，還要更高談一談什麼法西斯蒂的歷史因緣與時代背景。

法西斯蒂的產生，當然是有她的歷史和背景的；法西斯蒂不會從天上突然掉下來，也不會從地下突然變出來。不過我們相信歷史是錯綜複雜的東西，歷史至少有主觀與客觀的兩方面的成份，主觀是組織力量（人類的力量），客觀是自然條件。我們如單純的只看見客觀的歷史，而忽略了主觀的歷史，那末人類與禽獸同是從自然中生長出來，為什麼禽獸不能也和人類一樣有同樣的社會的進化呢？胡先生盡着九牛二虎之力，憑其機械的歷史觀念——也許這觀念不是民生史觀的胡先生

所固有，而是唯物主義的文氓送把他的——大談其法西斯蒂產生的因緣，大談其意大利德意志以至於日本等國產生法西斯蒂的歷史。胡先生說意大利法西斯蒂產生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參加歐戰之失敗」；

第二是「社會黨措施之失當」；

第三是「經濟狀況的凋蔽」。

可惜胡先生這敘述實在太不夠啊！機械唯物主義者的宿命論的公式是：

「什麼，什麼，什麼，就——必然——產生什麼。」

胡先生自命是反對唯物主義的孫中山先生的高足信徒，是國民黨革命任務的獨立擔當者，胡先生當然不能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觀點而去採納宿命論的公式。但事實上，胡先生竟已踏着宿命論的公式和唯物主義的觀點在大發謏言了。

當然，我們在討論意大利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否認胡先生所提出的三個主要的條件，但我們相信還有更主要的條件，這便是（一）莫索里尼的智慧，（二）莫索里尼的毅力，（三）莫索里尼的組織。意大利如沒有莫索里尼的智慧，沒有莫索里尼的毅力，沒有莫索里尼的組織，那末我們相信意大利縱使經過十次的「參加歐戰之失敗」，經過十次的「社會黨措施之失當」，更加上十倍的「經濟狀況的凋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也不一定能夠出現。

意大利當時有了莫索里尼的智慧，毅力和組織這三個法西斯蒂的主觀條件，於是再加上胡先生所說的（一）參加歐戰之失敗（二）社會黨措施之失當（三）經濟狀況之凋蔽等等的容觀條件，所以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便出現了，而且成功了。否則參加歐戰之失敗者不止意大利一國，社會黨措施之失當者亦不止意大利一國，經濟狀況之凋蔽者更不止意大利一國，爲什麼其他各國都沒有能夠出現法西斯蒂的革命呢？

意大利革命，正好是和蘇俄革命中國革命有同樣的形跡。蘇俄革命如沒有列寧的智慧，沒有列寧的毅力，沒有列寧的組織，中國革命如沒有孫中山先生的智慧，沒有孫中山先生的毅力，沒有孫中山先生的組織，那末縱使蘇俄與中國的革命的客觀條件怎樣成熟，蘇俄的共產黨革命和中國的國民黨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可憐那些唯物主義的宿命論的論客，老是喊着「什麼，什麼，什麼；就必然產生什麼。」但事實如鐵掌，自馬克斯以來，那些誇大勇敢的預言，宿命論的革命公式，老是左一個巴掌右一個巴掌的被打入地獄裏去了。胡先生回頭看一看唯物宿命論的地獄裏堆積了多少醜惡的死骸，堆積了多少無聊的預言，却還要勇敢的蹈着這個地獄的死路去估量意大利，甚至還要來估量中國，這是何等可笑，也是何等可憐啊！

胡先生像英雄唐詒訶德似的妄談了意大利革命的生產的歷史，又還更勇敢的談到德意志，談到東鄰日本，但也不過一貫的更暴露了胡先生對歷史的認識的錯誤而已。德意志的法西斯蒂革命，

最主要的歷史的主觀條件便是：

(一)希特勒的智慧；

(二)希特勒的毅力；

(三)希特勒的組織。

但胡先生不相信，他還是要主張『(一)國勢危急』、『(二)經濟恐慌』是德國法西斯蒂革命產生的原因。胡先生就不想一想爲什麼蘇俄的『國勢危急』、『經濟恐慌』產生了共產黨革命？爲什麼中國的『國勢危急』、『經濟恐慌』產生了國民黨革命？爲什麼當時的蘇俄和中國不也產生法西斯蒂的革命呢？假如我們討論蘇俄革命而漠視了列甯的智慧，漠視了列甯的毅力，漠視了列甯的組織，討論中國革命而漠視了孫中山先生的智慧，漠視了孫中山先生的毅力，漠視了孫中山先生的組織，那種討論是不會有絲毫價值的。胡先生拾了唯物主義的牙慧，在毒罵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蒂的罪惡的時候，恨不得把一切罪惡都放在莫索里尼和希特勒這兩位惡魔的身上，在討論意德革命產生的歷史的時候却又不知怎樣，忘掉了莫索里尼，忘掉了希特勒了。在胡先生的意思，好像就是沒有莫索里尼希特勒列甯和孫中山先生諸革命的導師，意德俄和中國也只要有當時那樣的環境，——『國勢危急』、『經濟恐慌』，——意德俄和中國的革命也是能夠成功的。這種毫無理解的抄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無顧忌的僱用唯物主義的槍手，胡先生的無知，抑是胡先生的無恥呢！

又日本的法西斯蒂，現在還只是在醞釀時期，這種醞釀的成功與失敗，以及畸形的天皇至上主義是否能走上健全的法西斯蒂的大道，這些都還在不可知之數中。但胡先生却也機械地敘述一番日本的「國勢危急」和「經濟恐慌」，好像日本的法西斯蒂也像意德一樣掌握了政權，已經成功了。這顯然又是胡先生的曲解，但爲節省無關重要的爭辯起見，不多費寶貴的筆墨了。

三 社會的前進與後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

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到了熟爛的程度，民主政治的時代過去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一切都陷入了無組織的混亂狀態，社會就好像一切都解體了。政治上資本家在議會中互爭議席，政治不是爲了國家爲了民族，而只是爲了少數資本家的利益。經濟上資本家在市場上互爭銷路，生產不是爲了消費爲了民衆，而只是爲了少數資本家的利潤。於是一切都在私人自由競爭的佔有慾之下，政治動搖不定，國家變亂叢生，經濟塞滯凋蔽，民衆失業充斥，國家與民衆都同陷於無法生存的危機中，在這資本主義到了熟爛崩潰的時期，當時的社會可以走三條路：

- 一 是盡力保守資本主義社會的原狀；
- 二 是調整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推動社會的進步；
- 三 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完全打碎，另行建造一個理想的社會。

上述的三條路，第一條是保守主義的態度用種種方法如「生產合理化」等以維持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這仍舊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第三條是激進主義的態度用種種方法如階級鬥爭罷工暴動等以根本毀棄資本主義制度而另行創立新制度，這便是馬克斯所提倡的共產主義制度。除了保守的資本主義與激進的共產主義外，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第二條辦法便是法西斯蒂。在目前的時代而仍以保守的態度去維持資本主義，這當然只有使社會後退。同時那激進的共產主義，遙望着一個不可實現的空想，不顧一切的要把現實的舊社會打得粉碎，但舊社會雖然被打碎了，新社會却創立不起來，結果也和保守主義的方法一樣，更猛烈的使社會後退了。

在社會臨到了大轉變的時代，一切新的社會運動的出現及其成功，便是決定這個社會的前進抑後退的主力。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目前這個世界的階段，都可以說是使社會後退的主力，牠們絕對沒有力量使社會前進的。歐戰後新興的法西斯蒂運動，沒有資本主義的保守性的成份，也沒有共產主義那樣的無原則的破壞，然而她却兼有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長處，法西斯蒂成功，社會自然是前進了。

社會是人類協力的結晶，是人類組織的產物，社會的一切文物制度，便是爲了經常維持這人類的組織關係和協力關係的。人類那一天割斷一切的組織關係，停止一切的協力關係，人類的社會便可以在那一天破滅，而人類的幸福也就在那一大完結了。當然，人類不是傻子，人類決不肯有意識地

來自行割斷各種組織關係，停止各種協力關係，可是所謂組織所謂協力，經常是要藉着社會的各種制度和法規而存在的，沒有善良的制度，沒有完備的法規，什麼組織什麼協力都無從談起。

人類的組織關係協力關係經常既都存在於各種制度和法規的活動中，我們就可以知道社會革命運動發生的原因和成功的路徑，原來某種社會存在了若干時期以後，文化基礎及經濟基礎等等都有了全部的或局部的變革，這時社會的制度和法規便應當隨着社會的環境而有所改變，否則便不能再繼續維持社會的協力關係和組織關係了。

社會的制度和法規有時已失了協力和組織的效能，但社會還能保存着秩序，這便是出於國家機關利用警察軍隊等等的鎮壓的力量。警察軍隊等國家的鎮壓力量，非但能夠保存社會的秩序，有時還能保存失了時代性的制度和法規。當社會的制度和法規已失了組織的協力的作用，使少數人有利而使多數人受害，政府却還拚命維護舊的制度和舊的法規，這便要引起被壓迫民衆的反抗，引起社會的革命運動了。

法西斯蒂的革命，是以社會新興集團的強力來恢復社會的協力關係和組織關係，同時法西斯蒂的本身也就是建築在這種協力主義組織主義的基礎之上的。法西斯蒂主張全體民族全體國家——甚至全體世界——的協力，所以法西斯蒂從來不像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那樣預存着階級的偏見。法西斯蒂主張社會的健全組織以促成協力主義的穩妥的執行，所以法西斯蒂需要堅硬的組織。

排斥一切分散力量的多頭競爭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而以一個正義的賢明的獨裁來指揮一切支配一切。

法西斯蒂的革命性，法西斯蒂的進步性，現在除了好懷疑或好固執的人以外，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可是像蛇一樣固執的胡漢民先生，他的反對法西斯蒂是只要於一些假裝虛心假裝淵博的引徵和敘述之外，再加上一些武斷的判詞就完了。胡先生在其大作的第三節裏，我們總以為他要怎樣的發揮出多少漂亮的理論，指斥着法西斯蒂的反動性，可是胡先生太笨拙了，他就只是第一句先下了一個武斷：

『法西斯蒂運動，實在是現代政治上最反動的運動。』

於這個武斷之後，胡先生倒也承認法西斯蒂是『時代轉變的產兒』，但接着又說：

『……同時也必會以時代的轉變而轉趨沒落。她的沒落，不是理論的問題，而只是時間的問題。』

胡先生真妙，他的時代的解釋竟含着有那樣的魔力。一回兒法西斯蒂承胡先生開恩是『時代轉變的產兒』，一回兒法西斯蒂在胡先生的大紅硃筆之下又要『以時代的轉變而轉趨沒落』了。胡先生的『時代』的運用，竟只是販運字句，在讀者面前演遮眼法啊。胡先生做了唯物主義的乾兒子，所以常常倒拜在『時代』的脚下，有時還要『以時代』做掩護遁詞的法寶。可是我們是不怕時代的，歷史是我們的戰場，時代正要在我們的脚下踐踏出來，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閒工夫去等候一

時代，更不會那樣怯懦卑劣地對着『時代』暗暗嘆氣。

鬧過了『時代』的把戲，胡先生又捧出孫中山先生的話：『階級鬥爭，是當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而後機械地來一個武斷：『法西斯蒂，也正是當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她是政治的變態現象，不是政治的常態的演進。』法西斯蒂與共產主義——階級鬥爭——是兩個絕不相同的東西，即在階級的觀點上說，也是正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胡先生像一個沒出息的宗教師，捧出孫中山先生的經典眩耀着讀者的眼睛，一套遮眼法，法西斯蒂就變成『也正是當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了。至於法西斯蒂爲什麼是一種病症，胡先生並不說理由，好在胡先生學着宗教師的祕訣，只要把廢話和武斷加在一起，任務就已告畢，理由是不用說了。

於生硬的誣蔑武斷之後，胡先生又信口雌黃的談着法西斯蒂的（一）『在政治上』，（二）『在經濟上』，（三）『在社會上』，（四）『在文化上』等許多問題。這自然又是胡先生假裝虛心假裝淵博的手法，但我們却祇看見這些敘述裏，又全部都是些武斷，誣蔑，和廢話啊。現在，我們不怕空費時間來依次看看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的敘說和判斷吧。

（一）『在政治上』——我們認爲政治是一種組織與威力的產物，歷史上所有的什麼部落統治制度，君主統治制度，民主統治制度，不論這些制度有怎樣的差別和不同，但這些制度的組織形態和威力作用，却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上的革命現象，目的可說就是在於求得組織的進步和威力的合

理運用。社會在經過若干時期的成長和變遷以後，組織不免發生矛盾，威力不免趨於濫用；組織的矛盾和威力的濫用，當然是政治的退步現象，是社會進化的障礙物。譬如法國在大革命以前，皇室，貴族，僧侶把所謂第三階級的平民排斥出組織以外，同時皇室，貴族，僧侶的威力的濫用亦無所不至，由這組織的矛盾和威力的濫用，於是法國的大革命便產生了。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在當時自然是一個極大的社會進步現象，第三階級的平民參加了政治，政府的威力也不再是壓迫民衆，而是在圖謀民衆的利益了。現在世界都已隨着法國大革命的潮流，打倒了封建政治，建立了資本主義政治。法國大革命成功，社會由封建的組織轉入於資本主義的組織，威力也由封建的運用轉入功利主義的運用，這當然是人類社會史的一個巨大的進步，由於這一個政治的進步，於是一切社會的經濟文化科學都有了巨大的進化的痕跡，而人類的幸福也大大地增加了。

可是法國大革命以後所成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過半世紀以上的成長和變遷，現在又已矛盾叢生，弊端百出，不能適用了。組織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一方面有投諸大海付諸烈火的過剩商品，一方面又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失業羣衆；威力上議會制度的政權常常移動於少數幾個資本巨頭之手，國家的政權成爲保護少數資本家利益的工具，成爲少數民主政客滿足私慾的角逐之所了。

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現在已充分暴露了她的弱點。社會的施政，若取決於民主，則朝

三暮四，暮四朝三，主張時常有變更，實際一無表現，這種落於時代之後的民主政治，實在倒還不如沒有政治的好。

一個國家的政治，與其由民主的虛名而陷於腐敗，沒落，當然不如由一個材幹和道德高超的領袖去執行獨裁。政治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義務，這種義務不是有特別高超的人格學問和能力的，人是不能負擔的，所以我們與其把政治的任務仰望於一般盲目無能的民衆，實不如專責於一個英勇賢明的領袖。胡漢民先生昧於事實，以「王權天授」、「教權神授」等語句來諷責法西斯蒂。實則民衆信仰孫中山先生，民衆信仰莫索里尼，民衆信仰希特勒，胡先生是用不着曉曉地問主權誰授的。社會的進化與秩序的維持須賴有國家的制裁作用，社會的制裁既由國家爲中心，那末「主權在國家」的說法當然誰都不應懷疑。胡先生提出三個難題：「（一）甚麼是國家的本體？（二）優秀的少數者是否即足以代表國家？（三）獨裁者任意的主張，是否便是國家的意見？」——以爲這三個難題就可以難倒法西斯蒂。胡先生的意思也許以爲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吧？請問無組織的人民如猶太民族那樣是否可以稱之爲國家呢？我們承認人民可以成立國家，但必須有固定的活潑的組織纔能成立國家。一羣無制度無法規的烏合之衆，我們相信怎樣膽大的人也不敢稱之爲國家吧？所以國家的成立第一就在於人民的組織，人民沒有組織是不能成爲國家的。同時在組織的過程上觀察，沒有領袖就沒有組織，所以國家的主權雖淵源於人民，但主權的執行却屬之於賢明的特出的領袖。這所謂「

「權」與「能」的分別，孫中山先生在演講民權主義的時候已解釋得很詳盡，就是三歲小兒也沒有什麼不明瞭的地方，胡先生爲什麼還要在這裏裝傻呢？須知「獨裁」不是權利，只是一種義務，無一能者不必癡心妄想，有「能」者逃避亦逃避不了，並且爲國家民族的利益起見，這種獨裁的義務也根本不應逃避啊！胡先生處處都從權利上着想，於是「朕即國家」、「民族專制王國」等字句都被胡先生搬了過來；其實胡先生應該趕快肅清這些封建思想，再去熟讀一下民權主義，把政治上的「權」與「能」分辨明白了，再來高談法西斯蒂亦不遲也。

(二)「在經濟上」——胡先生以「主張私有的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爲攻擊法西斯蒂經濟制度的論點。胡先生沒有能力從理論上對法西斯蒂的統制經濟和組合制度加以攻擊，只是抄襲而曲解了幾條意大利的條文，便閉着眼睛大嚷其「反社會主義」、「反民生主義」。胡先生大概還不了解什麼是統制經濟，什麼是組合制度，這裏我們就犯不着爲了教訓胡先生的「法西斯蒂經濟學」而多費口舌，我們只要看胡先生的高唱反對私有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我們就可以知道胡先生的怎樣愛唱高調，而實際上是怎樣的糊塗了。

法西斯蒂的政策綱領，本是隨時隨地而異，德國不能相同於意國，中國日本也未必相同於意德。胡先生咬文嚼字的抄襲了一些意大利的條文，就機械地斷定法西斯蒂是「主張私有的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希圖以此爲法西斯蒂的罪狀，這實在是心勞日拙的舉動。經濟上的「私

有」與「營利」這兩個問題。在經濟組織的活動過程中和前進的過程中是兩個不能避免的現象。「私有」與「營利」如絕對禁止，社會經濟的組織活動便立即停滯起來。社會經濟沒有了組織的活動，經濟便也就難於進化了。試想以破除私有制度營利制度標榜了近百年的共產黨，在其自身統治之下的蘇俄，尚不得不中途放棄馬克斯主義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仍恢復到利用「私有」「營利」等經濟上進化的因素以發展蘇俄的建設，容許農工各階級有充分「私有」和「營利」的權利，爲什麼意大利沒有反對「私有」和「營利」就成了罪惡呢？又胡先生身爲國民黨的一個偶像，也會做過很多日子的立法院長，胡先生所親手造成的那些民生主義（？）的立法，究竟做到怎樣的反對私有的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呢？究竟與意大利的立法有多少經濟上的不同之點呢？假如意大利容納了「私有」和「營利」就是反社會主義反民生主義，那末胡先生的糊塗的立法院長難道也不是反社會主義反民生主義嗎？

並且，法西斯蒂的容納「私有」和「營利」只是暫時的過渡的階段，在法西斯蒂經濟的統治與組合方式下，法西斯蒂是要從實際上調整社會的經濟機構，而造成幸福的完滿的社會。

(三)「在社會上」——任何社會，都須帶有組織的性質，沒有組織，社會是沒有的。雖然組織的性質有濃厚和淡薄的分別，組織強固的社會幾乎一個社會就如一個人，行動是活潑的，而且是有力的，組織軟弱的社會，一個社會就幾乎像一羣烏合的羣衆，一動都不能動。譬如國家，這總要算是組織

性最強固的一種社會了，可是我們老大的中華，還是那樣四分五裂，組織統一起來，發生了內亂外患，中央政府有時也只好手足無措。暴日佔了東三省，攻了上海，胡先生是負黨國重責的人，也會脫離了組織的行動而遠避香港，遙領西南政權，作乘機進攻中央的準備，把抗日的任務責諸別人，無怪乎中國要衰弱了。像胡先生這樣依老賣老不守組織的人，也許正是中國社會的典型人物，他非但做不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還盡了乘機圖利，自推倒牆的能事呢。

社會是有機的組織，社會就應該有形成一個中心的領袖，胡先生的所謂「社會羣體的意志」顯然就是這個中心領袖的意志。但胡先生似乎沒有懂得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的原理，而就胡亂狂喊一陣在法西斯蒂運動下，「抹煞社會羣衆」，「社會羣體沒有意志」了。

（四）「在文化上」——文化是社會進化的精神的產物，社會的進化離不了組織和現實。空想出來的天堂不能算作進化，散漫而無組織的社會不能實行進化，那末與進化問題發生密切關係的文化，當然隨時隨地都要顧着社會的實際情況和組織問題，不能充分的追着空想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亂奔狂跑。可是爲着這組織的問題與實際的問題，胡先生的責言又來了：「所謂法西斯蒂運動乃是一種反進化主義的，復古的，和排他的運動。所以在政治上，她必定摒絕近代民主主義的精神，以回復於古代帝王極端之專制；在經濟上，她必定摒絕近代民主主義的精神，以鞏固剝削的資本主義的壁壘；在社會上，她又必定摒絕近代自由主義的精神，以奉所謂特出的賢者，而以衆人爲芻狗。綜合

這三種反民主主義的反民主主義的和反自由主義的精神所產生的文化，無疑的是一種反進化主義的，復古的，排他的文化。」

胡先生要對法西斯蒂盡可能的加以曲解和譁議，於是不惜完全抹煞事實，口口聲聲高喊的「近代的民主主義」，「近代的民生主義」，「近代的自由主義」。其實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這些臭東西，已不是「近代的」，快都成為過去了。社會要進化，這些妨礙進化的東西——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便不得不被時代掉入墳墓裏去。至於民生主義的實現，這是實際的問題，不是空口的吹牛，在歐美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下，議會中的民主已只剩下一個軀殼，一個形式；所謂自由也只是壓迫工人有自由，把過剩生產品投入海中，或置諸火燒有自由；但數百萬數千萬的失業工人要餓死了，何嘗有自由，被困在鉅大數字之下的利息奴隸——全世界幾千萬幾萬萬的破產農民和中小資產階級等又何嘗有自由？至於民生主義，也應該有切實的把握，不是空談所可了事，國民黨革命六七年來，民不聊生，盜匪遍地，這當然不能算實現了民生主義；像歐美失業充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當然不能算是實現了民生主義。

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我們只承認是些沒落的臭東西，不意胡先生竟要以這些臭東西來攻擊法西斯蒂啊！社會不能離開現實，社會不能沒有組織，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特出的賢者」決心爲集團而犧牲，那末「衆人」做了「鴉狗」正是革命道上不可避免的現象，胡先生借着文化問題而發的狂妄的謬言大可節省了。（未完）

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

陳穆如

本文用客觀的態度，抒寫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引證亦極豐富，可謂中國思想界注意法西斯蒂問題以來一偉大真切之論文。惟後半稍有引用S.W同志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及獨裁與革命兩文，請讀者注意。編者附識。

緒 論

近三百年來，世界上的變化，恰似風起雲湧，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十八世紀西方科學的發明，機械工業的進步，十九世紀商業的擴大，與夫海陸交通的便利，差不多把全世界換了一個新的局面，及至海禁一開，中國與西方發生了直接的關係之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宗法社會，因受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才漸漸地動搖變化起來，在經濟上便發生了城市新式工商業者，在政治上也發生了民權革命的意識；同時，爲了經濟與政治不斷地在動搖與變化中旋轉，一般農民與小手工業者，新式工商業者，與夫日趨崩潰的封建宗法社會的士大夫和新式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及經濟落伍的游民無產者，沒有不認識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是他們的惟一的敵人的，因此，又漸漸地發生了民

族革命的意識；再以九一八東三省事變之後，中國人民感到有亡國在即的痛苦，於是有毅力的志士才奮起願以熱血救國。同時，並感到必需放棄懶性的民主，實行正義的獨裁——效法意大利法西斯蒂的獨裁——這樣，法西斯蒂就正適合着中國的需要而產生了。

「法西斯主義救中國」自從上海及東北中日戰後，我們就常常聽到這樣的話。自然，法西斯主義經過無數的報紙與雜誌介紹之後，已成為大家所注目的東西了。自意大利墨索里尼(Mussolini)倡導以前，德意志希特勒(Hitler)完成以後，法西斯主義也無疑是成為現代世界政治的一個主要思潮了。

我們討論法西斯蒂並不像一般投機份子，專門從中奪取政權之準備的，我們是站在客觀的立場，持着研究的態度，從國內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結構去解析它，從國際對立的，鬥爭的和嚴重的局面下去證明它，這樣，才能明瞭法西斯蒂的真諦，和推斷法西斯蒂將來的運命的。

現在，法西斯主義籠罩了整個的世界，連殖民地的國家，都想效法法西斯主義了。法西斯蒂的老祖宗墨索里尼會與他的黨人信裏有下面這樣的話：

「法西斯蒂非政策也，乃宗教也，思想也，教理也，其實現將普及全世界矣。」

同時，墨索里尼和他的黨人信裏又有下面這樣的話：

「吾人不得不與世界之墮落鬥爭。始而法西斯蒂之戰場為意大利，今且以全世界為戰場矣。」

從這段話看了起來，法西斯蒂已漸漸地成為國際化，是毫無疑義的了。法西斯蒂既然漸漸地成

爲國際化，那末，當然到處都有牠的踪跡的，越在資本主義危機越大的地方，牠的吸引力也越發來得厲害。牠代替了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成爲新的統治方式。爲着利潤競爭的結果，所以才釀成貧富懸殊的現象；爲着資本蓄積的原因，所以才造成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上的矛盾；爲着資本主義本身發生了矛盾的現象，所以才構成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運動；爲着勞資問題無法解決，所以才有現世界經濟恐慌的因子；爲着經濟恐慌的尖銳化，而資本主義遂發生了一般的危機；爲着防止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法西斯蒂仍應運而生。不過，我們要明瞭，雖然法西斯蒂爲着提倡國家統制主義的經濟政策對於與政權接近的資本家比較有利，但是對於政權不接近的資本家却是十分有害的。所以，法西斯主義，是具有中產階級意識形態而發展，以農村及都市的小市民爲其中心出發點的；換句話說，牠絕不是完全做了資本主義的工具，而是爲着調解勞資問題的均和而存在的。具體地說，它是因爲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實際情形的要求，必然引起的政治活動。這個政治活動，牠並不是預先有了一個理論體系，主義信念和政綱政策的；可是我們不能爲了它無固定的理論體系等而否定其運動上哲學的本質。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根蒂萊(Gentile)說：

「一切政治的觀念，都是一個哲學。」

不錯，一切政治的觀念，都是一個哲學。因爲政治和人民的現實生活是完全不能分離的；換句話說，政治離開了人民的現實生活，就不能在社會上獨立生存。從某種立場上觀察起來，它——法西斯

蒂政治和倫理是同樣的東西。法西主義感到這點之後，就堅決地相信法西主義的眞諦，是離不了倫理的政治觀念的。嚴格地說，法西主義離不了倫理的政治觀念，離開了倫理的政治觀念，便無所謂哲學的基礎的價值的。因為我們從法西主義的本質上觀察，它不但從實踐上影響到人類的活動，而且在倫理上也影響到人類的活動的。

法西主義的哲學特質，其理論的傾向，和運動的形態，亦頗爲複雜，然而，具體地說來，它是以行動主義，實踐主義爲其哲學的基礎的。因此，法西主義才可以收到有力的效果，達到至上的倫理的政治的目的；換句話說，法西主義爲了要達到至上的倫理的政治的目的，其本身就自然而然的會成爲有意識的合理化了的運動。法西主義者根蒂萊曾經有過下面這樣的話：

「法西主義運動，就是國民自覺運動，爲痛恨自由主義的無能，議會政治的腐敗，它是青年反抗運動，處處都是以行動主義爲其根據的。」

不錯，法西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是表現在行動主義的上面的；可是，我們要知道，它並不反對理論，因爲離開了理論，就沒有行動的存在；沒有行動的理由，就會失却其本身的哲學的價值，成了空想的烏托邦主義，有了知，就要行，有了行，又不能不要知。所以，在我看來，我認爲法西主義的哲學根據，就是以知行合一爲其最大的出發點，也是以知行合一爲其最高的價值的。在我看來，我認爲法西主義的哲學的根據，又是以精神爲其現實的綜合性的，在這綜合性中，又包括了許多因素，離開了這個因素，

其綜合性就會成爲空虛，毫無一點意義的，在因素中最大的要素，是有許多從精神活動中而明白表現出來的一切形態。根蒂萊說：

「法西主義之所以反主知主義，並不否定理論的存在，而是反對純抽象理論的展開。法西主義既不是一個理論體系，也不是一種盲目的實踐，或衝動的方法，若果某種理論體系和哲學原理在它發展過程中，帶着一般的特質，且能應用或影響於一定的事象時，那末，這種原理，就有它的價值。法西主義底理論，就是這樣，它有一種強固的原理和嚴格的理論……」

行動主義的哲學既然反對主知主義，那末，它是不是反對主意主義呢？關於這點，馬斯夏（Maschia）認爲行動主義和主意主義，是發生了不可分離的密切的關係的。他說：

「主意主義（Voluntarismo）是意大利底典型，發源於羅馬時代，反覆於中世紀時期，更生於文藝復興，變形於近世，法西主義實不過是這種主義的反映。」

法西主義者，以爲一個人能夠相機活動，爲時代的潮流而前進的，那末，這種人物一定是值得欽仰和敬佩的，墨索里尼便是這類人物的代表；因爲一個人能夠順着時代的潮流而前進，他所表現的當然處處也是以政治推移上的革命主義爲前提的。自然，法西斯蒂所謂的革命主義，在共產主義者的眼中看來，是一種反革命主義。在這裏，我所謂革命主義，不是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權，而是用力的光明手段奪取政權而言的。所謂奪取政權，其目的就是在於獨裁。爲了要鎮壓反動，爲了要使人明瞭民

主政治的虛偽，整個的革命，就不要實行獨裁；沒有獨裁的首領出現，我們的中心思想就不能統一，中心思想既然不能統一，那末，國家就不能不會在長久的紛亂之中，永無寧息之一日。譬如中國，就是一個最明瞭的例。所以，我們要擁護未來的首領，「獨裁硬幹」，使他有至上的意志與無限的權力，爲我們人類謀點幸福與出路。

現在，中國沒有出路，差不多就會趨於死亡一樣。我想如果要救我們的中國，中國究竟要走什麼路呢？關於這點，作者很想站在客觀方面，和大家討論討論，或者可以因此而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答案，如有不對的地方，作者還希望讀者諸君能夠一示我周行！

本論

法西斯蒂的意大利原名叫 *Fascismo*，這個名詞語源出於拉丁字 *Fasces*。這個字是表示有權力和統一的意味。因爲有了法西斯蒂的組織，後來就用法西主義 *Fascism* 這個名詞來代表這種組織的主張和理論。

在這個現社會裏，法西斯蒂爲什麼會出現呢？在未完全說明法西斯蒂出現的原因以前，我們首先要明瞭法西斯主義和已存的資產階級政治不同，從政治形態上觀察起來，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上的一種獨裁政治的形態；換句話說，法西主義就是從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腐敗過程中，有機地生

成長起來的。嚴格地說，有了法西主義的政治出現，便無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存在的餘地。因為從資產階級得到政權之日起，這種政治形態，便開始向着政治的反動方面推移，而形成今日的虛偽的和假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

法西主義的目的，是要推翻議會政治，解除民主政治上的各種設施；在另一方面，法西主義爲了要鞏固它的勢力起見，它不能不用力的方法努力做去。

其實，到了今日，議會政治，已日趨沒落，毫無挽救的可能性。考議會政治日趨沒落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爲牠本身已失却了統治的能力和作用，不能應付目前的嚴重的局勢，並解決勞資間的種種糾紛，因此，法西政治就代之而興，出現今日了。

然而，在這裏，我們自然有詳細考究法西斯蒂的出現，及其發展的過程之必要。

歐洲大戰中止了，意大利在凡爾賽和約得不到一點利益。原來意大利的參戰，無非想將失去了的土地從奧國手中完全收復回來，但是在和會中，意大利失望了，一切領土，都還在敵人手中，戰利品也沒有分到一點；爲了戰後的損失，把意大利弄到民不聊生，大有一息奄奄之慨。兼之又受俄國革命的影響以及世界經濟之恐慌，使意大利的農材及智識階級更形活動起來。瑞士巴山兒大學教授洛勃脫·米海爾斯 (Robert Michels) 著的意大利法西主義的勃興說得最爲明顯，他說：

「視意大利的經濟狀態，則意大利的貨幣里拉，久已下落至法國的法郎半價，國內的商業、金融、

工業等，均漸次被置於外人勢力之下，棉、煤、鐵及羊毛等的工業原料及生活必需品，遂告缺乏。結果，智識階級所受到之打擊，甚為悲慘。」

意大利法西主義創生時代，是指墨索里尼自結成「戰鬥者法西」至一九二一年結成「法西黨」之時代而言。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法西黨在社會黨的大本營米蘭地方召集首次大會。當時到會人物，只有百人左右，而這百人中，都是在歐戰時的勇敢士兵，和精力十足的青年。

那時，他們雖然在米蘭開會，可是並不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不過，墨索里尼之「戰鬥者法西」却深深的在社會上留下了一種政治的潛勢力。及至一九二一年規定以黑襯衣為制服，組織與統制更成為有紀律的軍隊化之後，一般青年都認清了「戰鬥者法西」的內容，而加入了法西主義。因此，「戰鬥者法西」就一天天地發展起來了。埃秀曼在意大利法西新黨國家的著作中，有下面這樣的話：

「數是小數，又祇限於北部意大利，彼等（法西）並無一定之綱領，驟視之不過為從當時資產階級政權之分解作用與社會主義陣營內脫離運動所產生許多團體之一。然而，此團體與衆不同之點，在以指導者個人為重要性，以及對於指導者絕對服從之關係。竟惟如此，乃使該黨發生成為

國家組織之一種力量。」(Eschmann, Der Faschistische Staat in Italien, S.73)

在當時，法西主義組織爲軍隊式組織，其手段爲實行暴力。這種暴力，不僅對付團體，且亦對付個人。埃秀曼在意大利法西斯蒂國家的著作中，再有關於當時之運動，有如下面之敘述：——

「社會主義失敗以後，法西主義始有如現在之發展……此乃社會主義失敗後，始發展者……此乃敵人已喪失無進攻手段而停止時，方易於攻擊……爲應此實際之狀態遂產生暴力……對前線均加以反攻。勞動交易所，赤色組織，新聞及合作社，家，團體，人人均以殘忍之戰鬥而襲擊，人與人亦毫無假借，互相戰鬥，且用盡一切毒辣手段，暗算，埋伏，放火，鎗砲，刀劍，砲彈的肆力襲擊。」(Carl Landauer und Hans Honegger, Internationaler Faschismus, S. 26-7)

從此，法西斯蒂的勢力，越發擴大起來。一九二一年末，計算有三十萬黨員，一九二二年六月突增至五十萬人以上。到處都可以看見黑軍隊高呼「法西革命」的呼聲，要求「讓渡政權」，目的「進軍羅馬」，如果墨索里尼的命令一下，無論何時何刻均可動員，直搗羅馬。當時，意大利政府簡直束手無策，想不出對付的方法。不久，墨索里尼就對政府聲請讓渡政權之一種要求，並謂如不有相當容納或表示，那末，就取直接行動爲其要挾。不過，墨氏的這種要求，無論如何，政府都不允許他的所請。於是，墨氏在無可奈何中，率了八萬黑軍隊，直抵羅馬。當墨氏將抵羅馬的時候，佛克特政府要求意皇頒佈緊急戒嚴令，而意皇看見大勢已去，拒絕了佛克特政府的請求。這時，墨氏也預備好了一切，他知道時

不可失，立刻在米蘭民報發表他們的革命宣言：

「法西黨全意大利！」

「我們決戰的時候到了！在四年前的這時候，我們國家的軍隊，加緊了他們的攻擊，而得到最後的勝利。（著者案：此處是指意大利在世界大戰時，在維內脫（Venezia）的勝利而言）今日黑衫黨乘着勝利，一直攻到羅馬，將這勝利又帶與這古城。自今日起，法西黨全部活動了。法西黨的臨時戒嚴令成了事實。首領的命令，所有軍事的，政治的，行政的職務，都由四軍團的人，以獨裁的勢力指導之。」

「保護國家的軍隊，必不參加此次的戰爭。法西黨對於維托瑞阿維乃士的軍隊特別尊重。法西黨不反對警察，只反對懦弱無能的政府階級，在很多的四年當中，他們甚至不能產生一個好政府。國內的生產階級要明白，法西黨並不要他們負擔什麼，不過希望他們嚴守秩序與紀律，法西黨幫助他們產生一種使意大利更興盛的力量。在工廠，在農場，在鐵路上工作的人們，不必懼怕法西黨政府的政府。我們將要保障他們的正當的權利。我們對於無軍器的軍人，也採取寬宏的態度。」

「法西黨拔劍來斬斷那束縛人民生活的百結不解的繩子。我們請上帝與五十萬已死者的精靈，來親視這鼓勵我們的唯一的衝動與熱情——保障我們的安甯與偉大的衝動與熱情。」

「全意的法西黨人！」

「要不愧一個羅馬人，鼓起你們的精神與筋力！我們一定能勝利，我們就將勝利！」

「意大利萬歲！法西黨萬歲！」（參看墨索里尼自傳二〇七頁至二〇八頁。）

四軍團總指揮

自從這個革命宣言發表之後，克雷末納，亞尼山大城，及波郎納等處，都被法西斯蒂佔據起來了。當晚，這個消息傳到了米蘭，米蘭的空氣也緊張了，接着各處都有攻打兵營和機關的槍聲了。頓時，好像就要發生戰事似的。

果然，戰爭終于免不了的爆發了，不過，這個戰爭的爆發，是很短促的，剎那間，就恢復了舊時的狀況。原因是佛克特與意王毫無一點魄力，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還遲疑不決，仍希望有一個和平的辦法出現，因此，法西黨的不流血革命，也就成功了，這樣的革命，真是在歷史上開未有之奇聞；假使當時意王能夠簽字，下令與法西黨一戰，也許法西黨會被政府軍隊趕到阿鼓舞山，退至沙河流域一帶，完全地克服下去，亦未可定的；於是，法西黨佔奪了鐵路，郵政，兵營，公共機關。甚至政府中的武人，都有不少幫助黑衣黨指導軍事，準備推翻意王的，終於戰事停止，法西斯蒂的革命也已成功了。這時政府不得不出來和墨氏妥協，請墨氏進宮參加租閣。然而，這時墨氏却抱了一種堅強的意志，非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不止，因此拒絕了一切妥協的要求，並且還對調解人說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議論：

「親愛的先生們，這次的問題，並不是一個輕微的政黨或改換內閣的問題。此次的事是有他更

廣大的，更嚴重的性質的。三年來，小戰鬥及小劫掠，使得民不聊生，這次我決不放下屠刀，非要得着全部勝利不可。我不但希望改變我們的政府，並且還要改變我們意大利人民生活的方向。這並不是國會中政黨競爭的問題，是另外的一個問題——我們希望對於外國，甚至對於自己的事我們意大利是否能過自己的生活？或是我們只能作我們自己的劣蹟的奴隸？戰事已開始了，我們要繼續牠，使牠有一個結果。你們瞭解這些嗎？現在，內爭普遍了，全意青年人都武裝起來了。我們列在首領的地位，是前導，不是附從。我不願以妥協來玷污意大利青年復活的一篇光榮歷史。這是最後的一章。牠將完成我國的歷史。牠不能因妥協而遭夭折。（參看墨索里尼自傳二一—頁）

意王看見妥協不能成功，馬上命副官基達地尼（Gittadini）將軍自羅馬以電話通知米蘭的墨氏，叫他速來羅馬親自組閣，然而，墨氏恐怕口說無憑，要求意王下一道正式命令。二十九日午後，墨氏接到了意王的電文。文曰：

「……王召你速來羅馬，因將組閣重任交付與你……」

墨氏接到了意王的正式組閣命令後，即刻通知了全部的黑衣黨，並在米蘭民報上發表了這個消息。

當墨氏進羅馬之時，一路都受法西斯黨人熱烈歡迎，並且曾作演說：

「我們得了大勝利了，這纔是我們真正的勝利。我們切不可玷辱了這勝利。非到新政府組織完

成，切不可解除武裝。我自中心要求嚴肅的規律與完全的秩序。意大利現在完全在我們掌中，我們應當使意大利恢復從前的偉大。」（參看一世怪傑墨索里尼二二三頁）

這樣，組閣大命就降臨於墨氏之手了。至此，法西黨遂正式掌握了政權。

墨氏進軍羅馬之後，立刻召集了一個法西黨員大會。從此，法西黨就在這年下了一個黨綱。

關於國民黨綱上說：

「國民者，非若干個人的集合體，亦非各黨爲他種目的的機械物，乃包括無盡數遞嬗而有系統的一種有機體，換言之，即一民族精神上的大聯合。」

關於國家：

「國家是國民的法律化身。故政治組織的奏效，都是國民的固有價值，要以是否能經他表示，和是否得以保障爲斷。」

「國家的主權，應是對獨立的，不受教會勢力的支配。」

「法西黨對於各政治機關，就國民有形無形的利益而定其態度。」

關於外交：

「國家對外的權勢，須謀恢復，質言之，即國家對於摧殘一切武力的爭執，不應熱視無睹，亟當注意設法保持他傳統的國民性。」

「意大利在他歷史地理的統一，當負有重大的任務。故意大利應以地中海沿岸的臘丁文化的干城自居。」

「意大利對於合併的民族，當爲帝國的宣布；外移的人民，應受充分的保護，並使得享政治上的代表權利。」

「法西黨對國際聯盟成立的原則，無何等深切的信仰。因爲加入該會者，既非全數國家，而加入的各國，在會中的地位，也極不平等。彼自命爲「國家社會」的國際聯盟，在法西黨看來，絕不以爲具有何種真重要的意義。」

「法西黨宣言對於東方各民族，主張採用親善政策。」

關於經濟：

「應該盡量發展國家的商業，使意大利得佔一席之地於世界商場中。國際條約，則宜就經驗所得商酌修改，以期實用；並視本國和世界經濟的需要而改訂之。」

「國家應在地中海以及海外各殖民地，設備關於經濟學術的組織，便利水道鐵道的交通，以完成開化，而增高它的價值。」

關於國防：

「意大利爲防衛國境計，爲向外發展計，須有適應其政治上的需要，並有與他國對等的海陸軍；

更需慎選外交人才，折衝樽俎，爲本國增光。」（參看最近世界各國政黨第三編第七至第八頁）
 自法西斯黨成立後，不斷地向前發展，沒有一時一刻地休息過的；就是這個黨綱，到了現在，也還沒有多大變動。至若說到法西斯黨的組織，他也有好幾個特點：

- (一) 等級式的 (Hierarchy)
- (二) 首領獨裁的。
- (三) 軍隊化的。
- (四) 簡單實際的。

在歷史上有名的一進軍羅馬，一也就算告一個結束了，從此，意大利就在法西斯蒂墨索里尼的獨裁政治統治之下了。

現在，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已經握住了政權十一年。在這十一年當中，有許多國家也和意大利一樣，實行法西斯蒂了，如德意志等；雖然有幾個國家，還沒有完全成功，如匈牙利，波蘭，西班牙，南斯拉夫，日本等。可是在不久的將來，也許還要再來一次革命，實現他們的法西斯蒂專政的國家的。

爲了時間關係，對於各國的法西斯蒂，不再多說了。不過，自從法西斯蒂出現之後，法西斯蒂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要明瞭法西斯蒂是什麼？我們就不能不先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理論是怎樣的？

可。

雖然法西斯蒂的理論沒有馬克斯的理論那樣高深，但是，它——法西斯蒂並不是不注重理論，而認為實際比理論更加重要的。

關於法西斯蒂的理論，墨索里尼曾發表一文，確定法西斯蒂的界說。他說：

「法西斯蒂並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就法西斯蒂的立場來說，生活是一種奮鬥，每一個人首先克制自己，鍛鍊自己，為一個有價值的工具，足以服務自身，服務人羣。法西斯蒂的生命觀，是嚴肅刻苦的宗教，最反對安樂與妥協。法西斯蒂反對抽象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與理想主義。在政治方面看，法西斯蒂是一種現實主義，他是要根據實際來解決一切當前的問題的。因為法西斯蒂主義，都存在於現實中，離開現實，無論人世或靈魂的一切，都不能存在。不過我們之構成此現實，是以個人的資格，並不是以大多數的資格。所以法西斯蒂反對莫克拉克主義，因為莫克拉克主義是以大多數較低下的層級為標準，而使我們統一於其下的。法西斯蒂不然，他在訓練個人及國家，使臻於較高的層級，所以它注意紀律、威力和精神的發展，還比注意政治為甚。」

墨氏所下的法西斯蒂的定義，就是這樣的。

現在，為了使讀者明瞭起見，再來看贊成及反對牠的各種定義：

(一) 贊成 法西斯主義 所下的定義：

(A) 「最好的法西主義的定義，或者可以說「主張合作的任務，法西主義大都可以說是一種羣衆運動。牠是如同社會主義一樣，是集合的。在個人生活的各方面，都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國家是高於一切，牠是代表整個國民的。」（英人 Coed 的定義，參看什麼是法西主義）

(B) 「法西主義，是由一個人的天才，由對於意大利人民的運動的信實心，由那可稱為羅馬道德的堅固性，而躍出的運動。」（參看墨索里尼弟安拿杜爾的定義，見一九二七年 Survey 雜誌 法西主義專號）

(C) 「法西一語，源出羅馬，係一細棒下部密纏皮帶作柄，上像斧形的一種裝飾的武器。古代羅馬護民官，常使執立兩旁，以作表現莊嚴及權威的象徵。法西主義取作自己的徽章，蓋寓統括而擁護國民之意思。想用一種象徵，表現團體主義，愛國主義，古典主義的三種精神。」（見一世怪傑莫索里尼）

(D) 「法西主義，是一種運動，而不是教義與原則的古物陳列所。牠有一種活的，可為典型的行動綱領。」（墨氏一九二八年演說，見此年的 Current History）

(E) 「法西的標語是……威權，秩序與公平。」（墨氏一九二九年演說，見此年十一月份

Current History）

(F) 「意大利法西主義，不只是政治與經濟的原理與實施，它並且是一種宗教，一種最高的信

仰法西斯主義是全體意大利人民的情感與希望的貯藏所。」(墨氏一九三〇年演說，見此年 *Current History*)

(G)「法西斯蒂非政策也，乃宗教也，思想也，教理也，其實現不可不普及於全世界。」(墨氏一九三二年演說，見是年九月十二日北平各大報紙。)

(11)反對者所下的定義：

(A)「法西斯主義，是一種社會的病態，是政治本身上的一種流行病；牠是由於工業的無組織，與普通的不景氣而生的。」(爲 *Politico* 的定義，見 *Italy Under Mussolini* 第五十一頁)

(B)「法西斯主義，是歷史上所常有的反動的社會思想之一種特殊形態，也就是一種政治勢力將覆滅的時候，維持這種勢力的人，盡其最後的勢力所採取的攻擊式的防禦。一言以蔽之，現代的法西斯主義，是支配階級因世界大戰及俄國革命，使資本主義的危機，及無產階級對資本家的攻擊，頓形急進化，尖銳化，而振起絕望的勇氣所試行的大反動。」(日人井藤梯的定義，見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第七頁。)

我在上面把法西斯蒂的定義舉出了許多之後，至少，讀者總可以約摸知道法西斯蒂到底是什麼東西了。如果讀者還要知道牠的底細，那末，就非研究牠的主張，檢討牠所表現的政策不可。

說到它的主張，我也可以提出一談，大概不外下面六種：

(一) 反對民治與國會。

(二) 反對自由主義。

(三) 反對布爾雪維克主義與階級鬥爭。

(四) 法西斯主義主張財產可以放在私人手中，但需由國家來限制。

(五) 法西斯主義認定宗教是道德的威權。

(六) 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觀念是高於一切的。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蒲郎甫 (Brown) 說：「法西斯蒂的理論，好像和文法科一樣，可以說是由實習來解答的……」(見一九三一年五月號 Current History, An Examination of Fascism, by P. M. Brown.)

真的，蒲氏所言，一點都沒有錯誤；因為法西斯主義，不像馬克斯主義，在未實行以前，已有許許多多的理論了。法西斯主義，是不講空談，着重實際，一事一物，都要從事實習的；換句話說，法西斯主義完全是要由實際行動中去求經驗，而擬完成其最後的使命與勝利的。

現在，法西斯蒂的高潮，已一天天地成爲世界的普遍運動了。除了蘇聯，不論在帝國主義或殖民地

的國家，都有牠的蹤跡；牠，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成爲中國的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亦未可定的。關於這點，究竟中國需要不需要呢？牠——法西斯蒂，會不會在中國實行出來呢？

在上面，我已經說過，自從九一八之後，法西斯蒂就在中國運用而生了。其實，中國法西斯蒂的基礎，本不是開始在九一八，清末同盟會的插血革命，就表現着有這種的精神；不過效法意大利法西斯蒂並且受到社會的同情，確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纔有的事。

我們知道，德謨克拉西早已沒落下去了，其沒落的唯一原因，是因爲它本身毫無能力，這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毋庸我來重述的了。布爾雪維克呢，布爾雪維克在不久的將來，亦一定會消滅下去的。爲什麼緣故呢？只以中國而論，共產黨徒煽惑流氓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其運動不可謂非不烈，然而反觀他們的成績，則毫無所得，並且在每次暴動不成之後，接着就現出他們的原來的兇殘面目——殺人放火，恣淫擄掠，共產黨多暴動一次，人民便多認識他們一次，使每個人都知道，共產黨比洪水猛獸還要可怕的東西；況且，中國的階級，就不十分明顯，純粹的無產階級，也還寥寥若晨星，因之，蘇聯的布爾雪維克想在中國實施共產主義，那簡直是一個夢想，不能實現的。自從國際帝國主義套上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三個鐵圈子，而形成了今日的中國的危機，兼之，國內封建宗法的殘餘勢力，仍繼續的樹起了堅固頑強的壁壘在統治中國——這種勢力的具體表現，就是封建軍閥，土豪劣紳地主資產階級。我民族在這兩重壓迫之下，其痛苦不可謂非不深了，所以才有孫中山先生起來提倡民族主義，以

挽救垂亡的中華民族，可是布爾雪維克偏要使其共產黨在中國搗亂，中國共產黨徒也就在不知不覺中上了他們的大當，以土匪式手段到處屠殺自己的同胞，也因為這樣，才被人認清了布爾雪維克的錯誤的路線。所以布爾雪維克的幻滅，共產黨的失敗，是一定的必然的事實。

至若其他的所謂國家主義，社會民主黨等，當可不言而喻了。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目前的中國國民黨是怎樣的。自從國民黨在十三年改組以來，到了今年，差不多有九個年頭了。在這九年當中，因為黨受了社會的惰性作用使黨內增加了不少的腐化份子，使黨沒有整個的組織系統，而一天天地趨于沒落下去。這點確實是事實；從各方面觀察起來，都可以很明顯地證明出來的。因此，有許多人以為國民黨也許會成為沒有辦法的黨了。其實，國民黨的沒有辦法，是由於組織的惰性作祟，絕不是因為主義不正確之所致。所以，我以為中國革命不能離開總理中山先生所手創的三民主義，更不能為了一般腐化份子的升官發財，便把黨的組織完全放棄；換句話說，是要以堅強的有毅力的黨的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因此，今後的中國革命無非是：

【三民主義（正確主義）+法西斯蒂（有力的組織）】

這個意思，就是說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要注射入法西斯蒂的新的血液，才有出路。換句話說，法西斯蒂是沒有內容的，牠是以社會的內容為內容，因此，法西斯蒂除了組織上有毅力有紀律以外，無疑的，是該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內容了。嚴格地說，法西斯蒂在中國是很需要的，因此，也有

一天會成爲實現的可能的。因爲法西斯蒂是毅力的犧牲的結合，抱着大無畏的精神爲全人類而謀幸福的。

假使一個國家，沒有法西斯蒂的社會的基礎，就把全部的墨索里尼的行動搬了過來，也是沒有用的。墨氏已經這麼說過，「法西斯蒂不是出口貨啊！」不過，在中國的社會，早已有了法西斯蒂的基礎的，所以我認爲如果中國需要找到出路，除實行法西斯蒂之外，別無他法。

今日中國，是沒有出路的，這是事實；換句話說，如果中國要找到出路，非等法西斯蒂大革命實現之後，也是沒有辦法的，這又是事實。

法西斯蒂，總有一天會跟着大暴風雨的來臨而呈現到我們的眼前；我們期待着罷。

結 論

法西斯蒂運動並沒有固定的理論，牠是因爲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實際的情形要求而發生出來的一種新的政治傾向。

法西斯主義是以行動主義爲其哲學基礎，以主意主義爲其動力，以革命手段爲其方法，以倫理政治爲其理想，以國家萬能爲其目標。牠雖然處處以行動爲其出發點，但是牠並不否認理論，它以爲沒有行動的理論，便失却了它本身的價值；具體地說，理論與實際，是絕對不能分離，因爲兩者發生了

非常的密切的關係的。從哲學立場上說，法西斯蒂認定政治生活離不了人類社會；從倫理方面說，法西斯蒂又認定政治生活是隨着社會的環境而變遷，所以法西斯蒂是隨機應變，不願爲現狀所拘束的，至若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建設，也是這樣。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法西斯蒂是在行動中求知，知而必行的表現；意思與行動也是一致的。

宿命論的馬克斯主義者，以爲世界是不斷地進步，歷史也在不斷地演變的；然而，在法西斯主義，他們是絕對否認，不相信他們的學說的。所謂性善說的社會觀，法西斯主義者認爲是一種無稽之談，毫無一點根據的，就從歷史上的事實看來，證明他們的學說都是一般的謬誤的統傳的觀念，不能信以爲真的。

法西斯蒂的國家觀，是至高至上的；牠有絕對的威權，在獨裁首領指揮之下的。從道德上觀察，法西斯蒂國家是一個倫理的歸宿；從政治的倫理上觀察，法西斯蒂國家是一個反民主主義，反議會政治，反階級專政的領袖獨裁政治制度；從經濟上觀察，法西斯蒂國家是一個反自由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合作國家」(Nationale Corporativa)。法西斯蒂不壓迫勞動階級，也不擁護資本家，它是主張勞動協調，原因是法西斯蒂要中間階級爲其基礎的。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信仰的組織；因爲它的精神不在理論，而在行動；不在主義，而在組織；不在羣衆，而在首領；不在權力，而在信仰。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便是法西斯蒂信仰的中心。在他方面言，法西斯

蒂是一種鐵的組織與力的集團。

現在，中國已經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如果要找到出路，唯有以三民主義為體，法西主義為用。這樣，中國民族才有復興起來之希望。

不過，有人說，中國從古以來，都是愛好和平的，法西主義，是講打不講理的，因此，法西主義是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在中國實行的。其實，這話是錯了，我們若是細細的研究中國戰史，自周武王「流血標杆」以至張獻忠殺人盈萬，其間春秋戰國的戰爭多少？三國兩晉的戰爭多少？南北朝五代的戰爭又是多少？唐宋元明清各朝代興亡之際，不知殺死了多少人？其間外戚宦官藩鎮之亂，又不知殺死多少？「中國人好和平」這豈是真的？一回事麼？況且，法西主義，也不是如他們口中所說的講打不講理的；法西主義，是公平的，道義的，專為弱者打不平的。切實點說，中國不實行法西主義，對外是不能抵禦帝國主義，對內是不能打倒軍閥和解決民生問題的。所以，我常說，要救中國，唯有實行法西主義；法西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的補劑。

真的，中國的出路，無疑是法西主義的出路。換句話說，中國的前途，無疑是法西主義的前途。

中國的出路，既然是法西主義的出路，那末，便需要一個堅強的有毅力的獨裁首領出現，以完成其最後的使命。我們相信，在這世界上，如果我們要建設新秩序，只有鐵和血纔能達到目的。

沒有獨裁首領出現，革命便不能成功；換句話說，革命需要獨裁，革命需要專政，不然，為什麼我們

有「奪取政權」這四個字之出現呢？爲什麼我們又能夠達到奪取政權之目的呢？因此，我們要擁護一個首領的革命，更必需服從一個首領的獨裁。從歷史上看，我們明白了蘇聯和意大利的革命，我們便可以認識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革命的鐵腕。所以我們擁護獨裁領袖實行專政，以生命與熱血去保證革命的勝利。

革命沒有獨裁首領，一定會感到十分困難的。當年總理中山先生在世時，也感到同樣的困難：

「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予曉諭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論太高，一知之非艱，行之維難，」也。嗚呼！

不獨中山先生如此，就是世界革命領袖，如馬克斯列寧、斯大林等，就早已發表了他們的獨裁理論：

馬克斯對於獨裁理論，曾經有過下面這樣的說：

「你們的工作，不祇是要改變社會的關係，同時還要致力於他們自己的改造，藉以成爲一種政治上的優越者，爲了這種工作之完成，他們也許要透過了一種長約二十年——甚至於五十年——的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的時期。」

列寧對於獨裁理論，也曾經有過下面這樣的說：

「無產階級獨裁制，乃是一個新的階級用以抵抗較之他們的勢力還要偉大的敵人——即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業被打倒之後，他們的勢力反較前增加了十倍——的最英偉的和最激烈的一場戰爭。……無產階級獨裁制，乃是一種全無顧忌的戰爭。牠有時是需要流血的，有時是橫暴的，有時是和平的，是軍事的，同時也是經濟的，是教育的，同時也是行政的，至其目的，則不外乎是對於舊的秩序底勢力傳統習尚的痛擊。無產階級獨裁制乃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受任何的法律所限制的，而是以武力為根據的。此外，牠還享有一般勞苦的被壓迫的民衆們底同情擁護。」

「在無產階級獨裁制統治之下，我們一定要對於無數的小資產階級底分子，小地主，執引政務者，使員和資本階級的智識份子，予以一種新教育，我們一定要讓這些人們屈伏於蘇維埃式的國家之下。……促成目的方法，雖有種種——例如未來的新世界底秩序的宣傳，口號，革命和黨義之頒布等等——但是對於無數的小資產階級底影響力和抵抗的長期間的和困難萬分的鬥爭程序。」

斯大林對於獨裁理論，也曾經分過三方面，他說：

「第一，我們把無產階級獨裁制，看作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第二，我們把無產階級獨裁制，看作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絕對的支配權；第三，我們把蘇維埃制度之下的權力機關，看作了

實行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形式。」

從上面幾個革命領袖的獨裁理論觀察起來，我們就可以斷定革命不實行獨裁，一切主義都是不能實出來現。後來中山先出又創立了行易知難的學說，這就是為革命創立獨裁的理論的基礎。不過，我們所需要的首領，不是老朽昏庸的首領，我們所需要的首領，是鐵和血的首領，是忠實於三民主義的獨裁的首領。

總之，中國如需找到出路，唯有擁護獨裁首領，實行專政；換句話說，便是要主張採取毅力的犧牲的鐵血的法西主義的精神。只有鐵血的法西斯蒂，纔能救起中國垂亡的民族，纔能打倒侵略的軍國主義。

法西斯蒂一定可以在中國歷史的巨輪之下蓬勃地進展；也一定可以在中國歷史的巨輪之下得到偉大的成功！

真的，中國的出路，無疑是法西斯蒂的出路！

不執筆撰稿，將近兩年矣。近因飄泊海上，終日無事，故特寫成一篇「法西斯蒂與中國出路」一文。給本文因匆促成稿，及至下半部時，又因付印在即，故引證及敘述方面，稍為簡單。俟將來有機會時，再為文與諸君討論及之。

作者附誌

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驟

Henry Massoul 原著
丘詠滄 譯

法西斯蒂革命軍進兵羅馬的十週年紀念，已在義大利各部，尤其是在京都裏，舉行慶祝大會。

但是，我們却不禁自問，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於義大利人以爲在他們的歷史上，開新紀元的第一日，究竟有無確定的指出一種制度的終止，而另一制度的開始；換句話說，即這日子在歷史上，是否是法西斯蒂革命的重要時期。

「羅馬行」是否革命？（這問題包含兩個附帶問題：法西斯蒂革命怎樣發動？什麼是它的最高點？）這問題曾見討論多次，實非三言兩語所能答覆的。

首先，什麼是正確的政治革命？

李德勒 (Littre) 字典裏的定義說：

一國政治和政府的突變。

拉盧士 (Larousse) 字典裏說：

一國政府和制度的重大變革。

拉盧士字典還供給我們許多可貴的意思，如：

一切革命只是社會爲恢復秩序的用力。(德波那——De Bonald.)

革命是陳腐的舊秩序和建設的新秩序之間的轉移。(李德勒)

最終若問莫索里尼(M. Benito Mussolini)先生自己——他可謂專門職業家——那麼他的答覆是：

革命是事物的決定秩序的全部的劇變和事物的其他秩序的建設。

以這些定義比較起來，則我們可知革命的兩種要素或兩個時期：一，歷史的時期，以兇暴激烈摧殘的行爲，驅逐——有時是物理的摧殘——一國當時的領袖人物。二，法律的建設的時期，在舊律崩頹之後，建立新憲法。

義大利大才著作家馬拉里亞先生(M. Mourifio Maraviglia)羅馬大學公法學教授，法西斯蒂議員，最近在義大利民報，(Popolo a'Italia)發表一篇關於研究革命現象的文章，敘述一種革命性質於我們在一切字典裏，一切定義裏所未發現的：

革命的主動者或首領只是人民。在相似歷史的創始裏，沒有一別種社會實力，能替代人民。其數量則無限制；一大羣或一小部分，主要在這些倡導革命分子，是人民的直接代表，而在人民意識裏，取得促進工作的必需毅力。

留心這最後的話，似乎可以說：革命是反抗政治制度的人民的兇猛激烈的動作，其目的在破壞

現在的秩序，而代以不同的新秩序。

現在我們根據這個定義，看看法西斯蒂革命的正確事實。

★

★

★

★

法西斯主義，最初即具革命志願，這正是歷史的真實。莫索里尼嘗說，一九一九年的法西斯蒂運動，產生於一九一五年的「干涉」政策。的確，一九一九年三月義大利民報主筆所組織的第一戰鬥團 (Lepremier faiseau de Combat) 與一九一五年一月他所組織的革命戰鬥團 (Faiseaux a' action re'volutionnaire) 有密切關係。若檢閱在準備「干涉」時期的義大利民報，則可得莫索里尼簽名的如下的宣言：

我想一定有些新的重大的事情，在那些表示異端，而有異端的勇氣者手裏發生出來。今日為戰爭；明日將為革命。戰爭是釀成新的革命的貴族政治的漩渦。我們的干涉，是傾覆的革命的憲法的干涉。

他竟至威脅專制政治。(La monarchie)

若專制派能作大戰反抗中央權力，則全國人民，必不分派別，起而包圍政府，因為，非如此，不可以得勝利。那些負責大臣，勇敢地由這條路去保護專制政治的命運。一切其他的途徑，一切其他的解決，只能使人民處於與專制政治不能避免的敵對地位，其必然結果，必至產生具民主政治目標的反動。

若專制派自喜於其外交官的狡猾貿易所得來的土地的微薄利息，而守中立，或若作不正的反澳大利而非反日爾曼的戰爭，則容易正直的預見散佈各地的「道德困難」(Malaise Morale)——到處逐漸容易感覺着——使那些複雜分子趨於一致的堅決的志願。全國人民起而反抗叛逆，則專制政治——在保守中立之遲緩間——將製造它的壽衣……若一再顯出不能盡分，則有一日，在義大利全部，自朗(Milan)至帕勒姆，只有單一的無抵抗的呼聲：民主政治。

實際上，要明瞭義大利的近世史，必須回想到一九一五年的「干涉」實為革命運動所激起。不是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人民，也不是教皇指揮下的天主教徒，也不是約立地(Giolitti)統治下的議院，不欲戰爭。這莫索里尼所等待的戰爭，在義大利猶在法蘭西，未產生熱烈的聯合；而且極端相反。我們且看深知義大利民衆生活的摩勒羅(Vincenzomorello)著作家的話：

一九二〇年，他說，那顯然的事實是：國民戰爭成爲內訌。國民戰爭，就性質論，義大利各部應該聯成一致，可是不然，反各地分離，竟至一省一鄉都不互相聯絡……但是，很難否認，於這次戰爭，消釋了五十年的表面統一生活，在我們思想裏，所造成的均衡的謬誤，而今日義大利民衆生活復回鄉村生活的舊律，而具與中古世紀一樣有力的怨恨和一樣兇猛的行爲。

義大利戰後的悽慘情形，已見描寫多次，即摩勒羅亦有著作敘述，此處不贅述了。那時，有一社會黨領袖曾在下議院鄭重宣言：「義大利應在混亂擾動與貧困中贖它戰勝的罪過。」這話不但橫行

無忌，而且危險萬分，而首先反對勝利者，不久應受最嚴酷方式的贖罪。一切戰爭，於他所欲或所惡，在人民中創立一種能數月數年的，同時無耐性的隱伏的國家的新實力，但是，它的效能總有發洩之一日。戰勝的義大利的潛伏實力——Pebochevigne——最初在法西斯主義下活動，繼而與它共同行動。

當此時，平民出身的老戰士義大利民報主筆莫索里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米朗召集，一九一五年一月組織革命戰鬥團時，跟隨他的殘餘部，僅得意見複雜的人一百人。此時他的思想，並沒有特別主張和計劃。

他說，法西斯主義，不是幾條文書的條規所造成的；它是應行為需要而產生的，它是行為；它不是黨，而且最初兩年間是反黨的；它是運動。

當地方陷於變亂紛紛之際，莫索里尼覺得有行事的必要，或剴切地說，即反動，兇猛的干涉。首先反對戰勝的摧殘者，受莫斯科訓練，而專在義大利準備破壞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聖瑟克勒路 (Saint-Senclere)——一個黑暗客室裏，他向一百個聽衆，提議設立的戰鬥團，首先是反革命的器械。但是，自即日起，他發表許多談話，表示真正的革命大計劃。

假使中產階級的人們，他說，以為在我們中，已經取得避電針，那他們就是自誤。我們要與工人階級的指導者來往，非為要使他們相信發展一種工業或商業是不容易的事……一日政變，我們是不應該無準備的。我們應該趕快些。政體變動之日，是我們應該取它的位置。承繼權屬於我們，因為，我們

助長國民戰爭，而領導得勝！現在政治的表現不能使我們滿意，我們要私人利益的直接表現……：他人或能詭難這個方略回復行業制度。但這是無關係的。我將要議會，於經濟方面，收回國家工團政策……

這話極有意味，因為證明莫索里尼於此時，即推知德謨克拉西自由政治的崩潰，而意想法西斯主義如從今以後指定的承繼者，而在他思想裏，照自己的方式，草就一個拋棄工團主義的，而以行業的國家的表現的新國家。

法西斯派在義大利報欄外，很少能力發揮它真正反革命的行為。至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實力產生之日，僅得一個擾亂紅色機關的機會，——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在米朗密甘地 (Merca di) 路——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郎巴得 (Lombardes) 與比厄蒙製造廠佔據的終止，即義大利蘇維埃試驗的失敗。其實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只有二十天的生命，即自行傾覆。這時候的內閣總理約立地 (Giolitti) 正在審查這不幸結局，故得未混入漩渦。

但是，內訌並不因此終止。革命初次起事失敗後，工人失掉勇氣，顯出不能再組新團體的情狀，可是多數黨的茶毒，在各地事變裏發洩：運輸工人怠工，農工怠工，電燈公司工人怠工，在杜彭 (Turin) 的兵士以及各地法西斯黨的暴動——在一九二〇年尾，革命史毫無間斷的繼續着。羅馬政府尚繼續施行羅郎政策 (Rollandisme) 而議院派則日甚一日的破壞國家威權。此時摩勒羅曾有文在

Trifuna 報上說：

民衆不知，生存機關的議會，變爲解散機關；國防軍械製造所似的議會裏，只製造破壞國家的器械。

但是，在這時期，法西斯派開始努力奪取政權，以攻擊他所謂反國家派。(Antination) 自他奪取政權起，即成爲革命者，他集合革命實力，訓練革命軍。同時先剷除一切於他推料能妨礙他將來革命的障礙物：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的機關。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一日，計戰鬥團的數目僅一百九十一團，同年底即增至八百團，尙有登記者約六萬人。一九二一年將成法西斯黨最盛時代。二月間，計法西斯派約十萬人；十月間，計有三十一萬人，編爲二千二百團。這一九二一年，法西斯派戰鬥隊得充分發展，而且多次舉行討伐：攻擊社會黨機關，紅色報館，工務局，合作社，城市醫院，以及工團主義派機關。約立地只是消極的干涉。他採取放任政策，而靜觀兩黨爭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老政治家竟被打倒。

這日法西斯派運動的先驅已登蒙勒西多里納(Montecitorio)的政治舞台。五月十五日的立法選舉，開莫索里尼及其同黨三十五人進議院的門徑。

老社會黨員婆諾米(Bonomi)被任爲首相，放棄約立地的中立政策，擱置議院的和平草案，而決定大施攻擊：下令解散法西斯派隊伍。

莫索里尼立刻應付這種威脅：先報告新編戰鬥隊的人員，其次，在義大利民報發表如下宣言：法西斯蒂部隊的忠實分子，由莫索里尼起，對於驟然而至的解散命令，以一笑置之。這解散民軍命令，於十二月發表。

一九二二年法西斯蒂革命，走入第三期狀態。在反對馬克思主義派的巷戰及攻毀各紅色機關之後，進而覬覦王國政府；他們將攻取城市，進兵羅馬。

★

★

★

★

在羅馬行數年前，莫索里尼說：奮鬥的必然的事實不容作具體的主義的預備和研究。人在討論之際，這是最嚴重的事——人忽死亡。主義——完全構成，而且分章分段的苦心編輯，——可無；但有更堅決的「篤信」替代它。以書籍條文誓詞以及大小演說詞參考，可復顯出這種記憶，而善探求者亦可發現於主義的根基，已於戰爭激烈之時立定。

其主義的根基於一九二一年，戰鬥團分子，於羅馬召集會議，議決案裏可以見到：國民不是生活個人的簡單的總和，亦非政黨以達到目的的利器，乃一包含無窮級世代純單的有機體，個性只是其暫時的原素。它是民族的一切物質與非物質的價值之最高綜合。

政府是國民的法律的化身。

一切政治制度是一切國民價值的表現和保護的有效方式。

個人獨立的價值和組成團體的許多個人的共同價值，應該發展和保護，但總在它隸屬的國民範圍之內。

關於法西斯蒂革命路線，應該述明這一層。

★

★

★

★

一九二一年羅馬會議，顯出王國京都裏，尚不能容納法西斯主義，褐衫黨在奧古斯坦 (Augustum) 集會，大受攻擊包圍罵，一天早晨，在宋羅恩梭 (San-Lorenzo) 平民區路上，發現被刀刺死之少年法西斯黨徒二三人。其他，在大會的預備會，莫索里尼部隊復顯出複雜色來。尚須他一番辯論和他的陸軍中尉姜雪 (Michele Bianchi) 的特別婉轉的熱情話的力量，方能暫時平定場中的閔動，由這閔動之中，產生所謂法西斯蒂國民黨。

此即在羅馬政治舞台上，僅見法西斯主義之經過現象的理由，人心僅傾向門勒斯多里約自己，不作其他思想，幾至相信議院的靈巧手腕，能使新黨孤立失勢，及打倒各地法西斯派。在婆羅米首相目光之下以爲可造成左派聯盟，希以演講提案每日會議種種方式，以繳法西斯蒂隊伍的軍械，在這數日間，左派政治場中，從未如此多次討論，社會黨的合作，參政，以及激進派政府的「特惠先決」權 (Prejuge Favoable) 僅憲法黨接納革命黨的聯盟。而義大利的德謨克拉西派則處於兩危險物，法西斯派與馬克思主義派之間。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在門勒西多里約 (Montecitorio) 開始向三十四個法西斯蒂議員，施行攻擊，關於請求政府採取必要手段，「尊重工作，組織自由，服從法律，而恢復階級和平共同生活的必要條件」，以脫離法西斯主義的自由右派，如此使莫索里尼一派議員處於孤立形勢，維持這種建議，或由投票，或由受講壇主使的迴避，社會黨人在本日所討論的問題上，要發表他的真意，社會主義者莫的里尼 (Modigliani) 始終巧言辯護由瑟立 (Colli) 建議宣佈之法律的威信，但是，未幾，莫索里尼起而研究說：

假使這些話，均非無效，然則本日所討論問題的意義在承認階級的存在，而且無人想以凶猛手段剷除這些階級。

繼而轉身向左說：

然則我要對社會主義派說，本日所討論之問題，雖則你們迴避，表示你們確認階級應該存在，而且應有一種和平的共同生活的制度，然則工廠的佔據不更多？政治的總罷工不更多？……但是尚更有一層意思，即宣佈服從這種政府，這種制度的已經存在的法律的必要……那麼你們——或你們中的大部分——雖則迴避，亦將走上專制的道路。

最終他繼續說：

至於我們，我們宣佈——我代表一切右派團體說話——贊成本日所討論問題之第一部分。

戰略聯盟的演習，又遭失敗。在繼起的紛亂中，又是內閣推翻。

在婆羅米之後，發克搭 (Faeta) 接踵而至。

逐日施行捕捉，搜索法西斯蒂黨徒，因此暗殺示威以及社會黨之罷工風潮，不斷的產生：在斯比亞 (Spezia) 理務訥 (Livourne) 雪日斯 (Genes) 暗角訥 (Ancone) 巴里 (Bari) 等處之碼頭工人以及縣政府職員之總罷工。在布勒西亞 (Brescia) 米朗等處之冶鐵廠工人之總罷工。而法西斯蒂部隊遂混入佔據城市：菲拉勒 (Ferrarc) 格勒門 (Cremone) 諾瓦 (novare) 拉汶 (Ravenna) 等城。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晚重行討論組織聯合內閣計畫，以社會黨的議院派，不願黨指揮的投票，而覬覦部職。阿郎多 (Orlando) 之組閣及婆羅米之重行組閣問題，亦經一度討論。但是最後，仍由發克搭出來組閣。

當時議院的政治場上，義大利社會主義派已確定的失掉勢力，不活動了。但在經濟方面，却準備試其最後運氣。一切反法西斯派團體構成勞工聯盟，而決定於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晚施行偶然的新總攻擊：護法罷工。

此時有革命派的總罷工，——其目的在反對護法，以開無產階級革命的門徑。有社會主義派的總罷工在恢復中產階級的護法。

法西斯派之應付亦不稍緩。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晚法西斯蒂國民黨總部，亦即分發各省

聯盟會如下的明令：

法西斯蒂部隊全部立刻動員；——在宣佈罷工四十八小時以後，政府如無答覆，即行佔據各省首邑；交叉道上嚴行檢查；——若遇必要時，即行攻擊。

下爲法西斯黨向政府表示志願的原文：

我們限政府於二十四小時內，懲治所屬職員及危害國家生存之徒，逾期，則法西斯派採取充分自由行動，以代無能政府處理之。

如此，那最後通牒，不特遞呈於發克搭政府，而且威嚇國家，威嚇王國之自由政治，法西斯蒂政府與議院派之德謨克拉西政府處於敵對地位，並且時常向其挑戰。

八月一日至四日社會戰爭大作。在前二日法西斯派用其固有方法保護主要公務機關，其後準備攻擊一切社會黨的民政廳以及一切紅色機關，其他佔據自巴辣梭 (Balazo) 至米朗 (Milan) 一帶城市，以及二次蹂躪拉岡第 (Lavanti) 從二日起敵軍突起嘩變，三日紛亂局勢益形嚴重，勞工聯盟會下令復工。五日反法西斯蒂工人聯盟自行瓦解，而政府毫無動作，莫索里尼說：

從今以後，一國之中成爲兩國，有兩種軍隊，兩個政府，兩種權力並存。我是暗角拉似的米朗 (Milan-angora) 的克馬已撤 (Le Mustapha kemal Paeha) 與君士坦丁諾不勒似的羅馬 (Rome-Constantinople) 處於敵對地位。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莫索里尼宣言：

人若問我們的計劃，那我們的答覆是簡單的：我們要統治義大利，縱使政府沒有自殺的瘋狂，但是他給了我們合法的路線，換句話說，當鐘聲發時，法西斯派一致起而作最後決戰，進攻羅馬。

在未發動之際，法西斯蒂軍隊，在阿特亞第雪（Haut-Adige）及特堂丁（Trentin）代政府維持秩序，十月二日褐衫黨在波魯薩諾（Bolzano）暴動，佔據民政廳。十月四日法西斯蒂隊伍集合於特堂第（Trente）的黨得路擊破省區行政院大門。

莫索里尼具盡善的政治技能，作攻取羅馬之最後預備。

★

★

★

★

四次演說裏決定他的動作：第一次演講於于地訥（Udine）時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於朗巴第（Lombardie）及白日地（Venetie）的法西斯蒂戰鬥隊尚未進攻婆羅梭（Bologna）與特堂第（Trente）之前，其他三次，一在克勒門（Cremona）——九月二十四日——一在米朗（milan）——十月四日——一在那不勒士（naples）——十月二十四日——這三次演講是爲意大利王國革新的政治舞台開幕之最後呼聲。

設若國王不反對法西斯蒂革命，而表同情，則我們仍容納他。莫索里尼宣告於于地訥。但是自由政治之命運，似已有限，到處事變已是風起雲湧的發生，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底，法西斯

蒂革命已如戰略似的詳細劃定。

一、發動全部法西斯蒂軍隊，與佔據王國重要城市的一切公用機關，縣政府，省政府，民政廳，兵營，郵政局，電話局，電報局等。

二、集合褐衫黨徒在馬里訥拉(Santa Marinella)秘魯士(Parouse)門德羅當多(Monterondo)及物聚諾(Uolurno)設參謀總部於秘魯士預備軍集中於福里諾(Foligno)。

三、致發克塔政府最後通牒，要脅其停止行使一切公權。

四、進佔羅馬，即行擄取各部職權。

若遭失敗，法西斯蒂軍隊，即在預備軍掩護之下，向義大利中部移退；在一城內組織政府；一俟在坡(Po)山谷之褐衫黨改編完竣，再行進攻羅馬，以取得最後勝利爲止。

美雪(Michele Bianchi)波諾(Emilio de Bono)勃克雪(Cesare maria De Vecchi)巴爾坡(Italo Balbo)等四人所組成之「行動秘密之四頭會」(Quadrivirat secret d'aktion)十月十六日在米朗成立，莫索里尼預備宣言向義大利人民宣佈政府崩墮衆議院解散，參議院停止集會。

十月二十五日在法羅蘭斯(Florense)舉行最後軍事會議，前方指揮官佐頗多參加，二十六日「四頭會」致哀的美敦書於發克塔政府。莫索里尼尚在米朗義大利民報館工作，晚間在戲園觀劇，

同時羅馬各部部长均向政府辭職。十月二十七日夜間十二點鐘，法西斯蒂軍隊實行進攻，佔據葡萄牙及西班牙北部各重要城市的公務機關，莫朗里尼尚在米朗勒望尼阿路（Rue Levanio）義大利民報館編輯室，發他革命行動的命令。羅馬內閣宣佈戰區，告示張貼城內各處牆上，但當時即有一種謠言，謂此命令違反國王意旨，不生效力，當日晚這種消息終究證實，而法西斯黨的集中，尚能照預定計劃達到目的，毫無意外發生。羅馬內閣總理會作防禦佈置。許多居民曾往城門一帶觀看，鐵絲網，護城騎兵，以及口向甘巴葉（Carnegie）之大砲等。但是政府裏的恐慌，却逐漸增大，討論組織混合政府：納立地內閣，國民合治內閣，阿郎多內閣，沙郎搭（Salandra）內閣等，于二十八晚，內政部忽發電話與莫索里尼，謂將來之沙郎搭內閣，以四部職權讓與法西斯黨，他不屑地拒絕了。在都城附近法西斯蒂軍隊的壓迫，漸漸容易覺到，褐衫黨小隊看守打算拆毀的鐵軌，第泊里（Tivoli）的總電公司以及全城的水管都在法西斯黨監視之下。德尼（Tenni）的軍械庫已被佔領。

二十九日，在祕魯士的「四頭會」派德物雪（Devecchi）赴羅馬與沙郎搭訂約以望解決政變風潮，在上午十一點鐘他們二人同在國王面前相見。

兩點鐘後，常在米朗義大利民報館辦事室的革命領袖，接到電話，謂奉國王命，西塔哲尼（Cittadini）將軍，請可敬的莫索里尼速來基里那（Quirinal）接受組閣任命。

莫索里尼謹慎地使他用電報確定這口頭的通知，下午二點鐘，官電即至勒瓦尼羅（Levanio）

街辦事室。

可敬的莫索里尼——米朗——國王請你速來羅馬接受組織新閣任務 西捨哲尼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義大利民報出專號，傳播法西斯蒂勝利消息，同日晚新內閣總理，在米朗乘八點鐘快車赴羅馬，三十日上午十點四十分鐘抵京。

當他禿頭褐衫在特米尼 (Termini) 車站時，一羣同黨圍着鼓掌歡迎，在民衆隊裏，他同幾個大佐登上汽車直往基里那謁見國王。

上午十二時出王宮，在擁擠的羣衆裏經過時，宣言：

民衆們，在幾點鐘之內，你們將有一個政府，而非一個內閣。

次日三十一日，所有參加圍攻羅馬的褐衫黨，約四萬人，在國王面前整隊遊行，法西斯蒂軍隊，特別新奇，士兵大部分，非常年幼，有的還是兒童，身穿大衣，粗大高領，光亮綁腿，荷鎗佩刀或徒手，個個威武異常……他們經過街道時高呼：國王萬歲！莫索里尼萬歲！

同日傍晚即退出京城。

是以這種軍隊凶暴的威脅，於莫索里尼取得政權。最後毫無困難的平服其他一般政治家。無疑的，他即刻進行制度的改革！

★

★

★

★

杜彭 (Dupin) 政治家兼法學家說：「革命易作，而難成。」

似乎莫索里尼不宜遲緩，應即實行事實的建設，即廢除議院，頒佈迪克推多，由法定方式或以研究憲法者之援助，改訂王國根本大法。

一切官員，概由國王任命，與納立地 (Giolitti) 沙郎拉 (Salandra) 或尼地 (Hitti) 等所為毫無分別；他與自由派德謨克拉西派平民天主教派國家主義派組成一個混合內閣，——在那裏法西斯派並非多數，——請求國王任命，其後按照慣例，召集議會，而他親蒞會場宣讀政府宣言，在內閣變更的根原上與解散方式上，僅覺新奇而已；國王可不必顧及議院意見，而自行選定發克搭的承繼者，但最終國法上亦未壓迫國王尊重議院意旨。

最希奇的是新內閣總理，首次在議院演說的態度：

諸君，今日，我在議院的行為，僅係舉行一種純粹的儀式，並非要求諸君特別的承認……我不欲把勝利推的更遠，我可深深地發展它的，我能使這曖昧的灰色的會場變成法西斯蒂軍隊的營房，我能封鎖議院，而組織一個純粹法西斯蒂色彩的政府，我能，但是，我不欲為呢，——至少在最初時期，——我組織聯合政府，非望以議員多數，穩固自己的計畫，其唯一目的在集合一切政黨以外，有心救國的人們，以救國之危亡，議會應該感覺着使國家瓦解於二個月，或兩年中的特殊情勢……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得議院通過，它允許生活在第二次褐衫黨威嚇之下，當新首相向它要

求政權之日，它即充分允許他，其後全場寂然靜聽新政府領袖，在政府外的議會裏呼吸：法西斯派的最高評議會。

然而，這種革命，暫時——已經二年——毫未接觸，至少在表面上，國家的建設。

在這兩年當中，在自由派的國家裏，一個法西斯蒂政府，一支革命軍，證明要保存已崩墮的政治制度，——奇怪的政治現象。

在這宣佈迪克推多的遷延裏，在這褐衫黨革命的潛伏性或遲緩性裏，法西斯蒂歷史家常看出莫索里尼最高超靈敏的手腕：他不用凶猛手段，使新制度從舊制度裏產生出來，使自由派國家產生法西斯蒂國家。

等待我們的歷史工作，是構造一國，即一種道德思想的具體化，在一種個人的負責的階級的制度裏表現出來，而其分子感着有盡義務的驕傲和特權。我要用種種方法，領導全國人民服從於一種高於一切政黨小團體的共同紀律。

由此，法西斯蒂領袖，常站在運動線上，他復採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羅馬會議所預備計畫的一基本原則，但他僅重定原則，表明傾向，指示方針，昭示革命志願而已，他尚毫未談及於他所欲設立的新制度，他尚未完成革命。

其實因為領袖能先見自己軍隊裏的大困難，法西斯黨與褐衫軍，尚離統一太遠，最初的法西斯

籌一九一九年的不似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的，而一九二二年最新加入的——數目甚鉅，因為人喜趨附戰勝者之故——大部分係紅色工團的叛徒，其派別又異常紛歧。許多中產階級分子加入法西斯黨，因為進佔羅馬時，他們覺得改革派的革命尚不若保守派的反革命，他們希望莫索里尼盡力撲滅義大利的多數黨，打倒社會主義派的一切機關，而復引出過去的老政治家來掌握政權。

在黨內，繫屬農業聯盟會的農民及朗巴德與比厄門的大實業代表當中，已發出反抗莫索里尼的平民的法西斯派的動作，在這種情形之下，人甚欲摧殘紅色「聯盟」與「工團」；「色采最深的工團主義者，羅梭尼(Edmondo Rossoni)指揮下的勞工羣衆所組成的法西斯蒂同業會，毫無價值，那些純粹的農民，小地主，半佃戶及現在具有一片土地的農工，自然願意參加法西斯黨，而最使它發生紛歧的，乃國家主義派的分子太多。在褐衫黨之外，藍衫黨亦進佔羅馬，而國家主義派，不久即與法西斯蒂國民黨正式溶合，但這些保守派的傾向，如何能與老民主黨及改革新宗教的社會黨的傾向，相調和呢？不是很可能的，於這些深切堅決異殊的見解，不久要造出反動空氣麼？

懷拉梯(Turati)楚勒夫(Treves)亞門多拉(Amenola)尼梯(Niti)等社會主義者與激進派的反抗，即在此點，希望這時期不順適於莫索里尼，至於自由派，多數認為莫索里尼傾覆於軍隊解散之日，而法西斯黨必為憲法所吞沒。

但是法西斯黨並不遭憲法吞沒，反而吞沒憲法。

一件恐怖事情——麥德阿梯 (Matteotti) 議員被刺——正為破壞法西斯蒂革命——促起變化，莫索里尼 被控告，詈罵，及多數同黨或聯盟者遺棄，而頻於崩墮之際，而得自救之機，他深知乘機移轉所謂亞望參 (Aventin) 議院的分離，一九二四年十月在米朗理米尼 (Rimini) 勃加母 (Berga) 克勒門訥 (Crenone) 羅馬的舌戰，莫索里尼 毅然對自由派，取敵對態度，最終在羅馬法西斯派 的末日，似已臨頭，所有報紙痛論「道德問題」，而內戰復興，革命歌聲又起，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莫索里尼 登上議院講壇，他說：

諸君，我將發表的演說，或者不屬議事類的，在我講完之後，你們當中，或許有人能發現，這次演說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在這同一議場裏所發表的演說有關係。

這種演說，能夠或不能夠引起政治的評判。

這政治的評判，非我所求的，亦非我所欲的，因為我已經得到許多相似的了。

憲法第四十七條，說：「議院有控告國王大臣及拘送於最高法院之權。」我要問，在議院裏或議院外，有無應照憲法第四十七條拘提之人……

有的，諸君，即我自己。我要在這包圍之中，控告我自己，似乎我曾創立一個「浙加」 (Tehaka) 蘇維埃革命的特別委員會——何處？何時？如何？

雄辯家詳述對於麥德阿梯 (Matteotti) 事件的態度及調解平息的經過……他痛罵一般污

曠無恥破壞名譽的報紙的議論，激起這恐怖的事件。其後忽然發出雄亮聲音說：

……因此，諸君，我在此議會裏，當義大利人民之前宣告，我負一切意外事件，政治的、道德的、責任的，這些未能盡意的辭句，尚不能使將送上絞刑台的犯人，被執行死刑麼！若法西斯黨，不是義大利青年良美的愛物，那就是我的錯處！若法西斯黨是犯人會，那我就是犯人會的首領！若一切凶暴行為，都是歷史的政治的、道德的決定環境的結果，那責任應該由我負！因為這歷史的政治的、道德的環境，是我自干涉之日起，以及今日的宣傳所造成的……

至此全場似乎傾向演說者，開始鼓掌了。

莫索里尼更鎮靜，更堅決的繼續說：

諸君自然見到，亞望參的叛亂，地方上已有深切的反響；和平的呼聲，當兩種分子在戰鬥中，不能和解，那解決方法即在實力之中，在歷史裏，從未見到其他解決方法，且永無他種方法呢。現在我敢說，這問題已經解決了。法西斯黨政府，政黨，必具固有方法的，諸君誤會了；以為法西斯黨，遭你們的壓迫，懲責，謬誤的宣傳，必被撲滅，但是，我們若以厭迫它的力量百分之一，解除它的束縛啊，那麼……然而尚不需如此，政府的力量，尚足以平定亞望參議院的叛亂，諸君，意大利要和平要安靜，要勞苦的安靜，這安靜是我們應該給它的，由愛情方面，或由武力方面，我確知演講後，四十八小時內，各方情勢，必定顯明，我的行為並非個人私意或貪權思想所主動，而受無限愛國心的主使。

莫索里尼的話——當時報紙曾登載——剛纔終結，一幕表同情的不可描寫的喜劇，驟然開幕。全場高呼：莫索里尼萬歲！他受許多部長議員的恭維，許多民衆的長久鼓掌。惡劣局勢因此即行推翻。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大約應爲法西斯革命達最高點之日。

★

★

★

★

自一九二五年起，實際上，革命史並不少於立法史，不過其餘似可忽略罷了。

在莫索里尼思想的周圍，創立一種豐富的法律文學，當新政正在組織時，不停的擴大，補助莫索里尼釋明主義。

「巴拉多 (Prevost-Paradol) 說，自由造成許多想像家，但是反自由或者造得更多。」法西斯蒂主義者專心嚴酷批評議院制的民主政治，浪費筆墨於剝奪自由。

自由主義厄赫哥魯 (Fr. Ercole) 說，無異採取一種憲法草案，一切思想，方略，政治制度，能順序的遵照自主的及多數私意的最高主權，在此通過，但不能停留，能順應，而不能固定……

他又說：

「一切統治的民主政府，被擊敗於進退維谷的迂曲道上，是不能倖免的，或爲制止工團的不服壓迫的現象，而至筋疲力竭，或自行傾倒或被撲滅……

在失掉信仰和缺乏思想的消極的無力解決當時重要問題——一國之中成爲兩國問題——

的自由派政府，人反抗充分有力有意志的法西斯蒂政府。

在此，我們以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確定新政府組織的法西斯蒂革命的主要法律，作為結論。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律，規定政府領袖職權特權及首相，政府秘書，對於議會意旨，完全獨立的行政權；政府領袖，因此成為各部長的絕對主人，而對於各部長的任免，完全聽任自由；參議院僅係一諮詢機關；國民意志的唯一有效解釋，最終，常為政府領袖所為。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關於工作共同關係的法規，於一九二七年宣佈勞工法所依據的法律，僅承認法西斯蒂工團的公法性格，而為各種職業，生產者（僱主與工人）的單一代表，定為國民的機關，廢除其他一切職業團體。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法律，規定普通選舉，內閣——當係獨一判官情形之下——經法西斯蒂工團之請求，在選舉會中，得選定候選議員，而提一簡單問題：

諸君，贊成這法西斯蒂內閣所選定候補議員名單否？（贊成或不贊成）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與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律，正式規定，當法西斯派初得政權時，所宣佈的內閣組織與職權。這內閣乃首相以下之唯一最高權力，為首相身旁之政治參謀部，負兩重媒介職務，於政府，軍隊，及政治諮詢機關之中。設於教皇選舉會場址。由一部職權觀察，實已接近國王特權。

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法律，按憲法規定法西斯黨在政治上的職權，因此法西斯黨成爲法西斯國的政治機關，如法西斯蒂工團，由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法律的規定，成爲國家經濟機關。

法西斯派爲穩固保護他的建設，以戰鬥隊改編國防志願軍，而繼續鞏固「革命護衛軍」。至於取締秘密結社之法律——一九二五年九月——曾解散驅逐秘密共濟會。尙有頗多命令規定刊物。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律，關於國防方面，規定組織具有可怖權力的特別法院，嚴行取締政治犯罪，——因新政府之下，視政治犯罪較其他一切公法的犯罪更甚。最後據工團法設立工務局，全權處理經濟上的衝突，使罷市懶工都不能實現。

如此種種構成一種精巧的許可耐久的工程，莫索里尼曾以它比於高大堅固的三角塔，而在這塔頂上坐着的，就是他自己，這個比喻全似的，一般智慧的法學者，遵照領袖的總綱，逐漸造成，莫索里尼主義的國家法西斯蒂同業會的國家，這或爲「集中等級」(Hiérarchie Centralisée)的完美成功。法西斯蒂國，是爲近世各國中，反抗自由保護權力之最甚者，此點正其特別狀態。

民族文化論

陳梅

(一) 什麼是民族文化

(二) 民族文化的演進

(三) 民族文化的遺傳觀

(四) 民族文化的社會觀

(五) 民族文化的時代性

(六) 結語

(一) 什麼是民族文化

自從鴉片戰後九十年來的中國，無時無日不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資本主義的侵略，主權喪失，國勢衰微，民族生機，僅存一線！推原禍始，實由國人不知道文化爲何物，不能在工作與發明兩方面努力，以恢復中國固有的文化的精神之所致。中國開化最早，開化後兩千多年，希臘羅馬才有歷史，及近數百年來，又才繼續地產生了德意志，法蘭西，美利堅，意大利等國家。這許多國家，經過了他們的

一番努力建設之後，才能成爲今日的文明的一等強國。反觀我們中國處處受人壓迫，其相差之點，真不能同日而語了。中國既然處於這種貧弱的地位，那末，我們便不能不設法以求補救。在這裏，便發生了一個疑問，我們用什麼方法來補救中國的貧弱呢？我想只有恢復我們的固有的文化的精神，迎頭趕上西方的科學的物質的文明；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恢復我們的固有的文化的精神，和迎頭趕上西方的科學的物質的文明，又非先提倡民族文化不可。明白了這意義，我便要問，什麼叫做民族文化呢？關於這點，雖然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之不同，但是在我看來，所謂民族文化，無非是指各民族間的文化而言。具體地說，如果要徹底地明瞭民族文化的意義，便不能不先知道「民族」是怎樣解釋的，「文化」又是怎樣解釋的，明白了「民族」與「文化」的意義之後，我們然後再來下一個民族文化的定義，這或許可以得到比較具體一點的概念罷？

希倫斯基里 (Bluntschi) 曾下民族的定義說：

「凡是傳統社會中的羣衆集體，職業雖不同，階級或身分雖不同，而在精神上，情感和種族上却有共通之點，特別是因語言習俗之近似而結合一致，具有共同的文化，使其發生彼此一體的感覺，自別於外族——甚至同在一國主權下的外族，便謂之民族。」

豐恩格安 (Von Engel) 教授所下的民族定義是：

「民族是人的集團，基於某種條件而結合一致，這種條件使每個集團具有同類的意識，自然而

然的會衍成種種特徵，教別個集團一看見就分辨出來，成爲民族區分的標準。」

親麥安教授 (Professor Zimmermann 之說 Nationality) 是：

「民族是一種羣的意識，民族主義是牠的最顯着的表現，便探最後一種解釋，這樣說來，民族者便是由所謂民族意識這種羣的意識結合成的人的集體了。」

赫伯特 (Sydney Herbert) 對於民族的定義是：

「民族一字却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在他以爲是稱爲民族那種社會集團的分子間的合羣的觀念；是一切社會組織所從來的同類意識的表現。」

伯爾拿約瑟 (Bernard Joseph) 也曾下過民族的定義說：

「民族是一種區分的標誌，凡開化國度裏的居民所構成的各種集團，如其分子有意識地具有某些共同的屬性，種族，種族的淵源，歷史的因襲，宗教，或語言有共通之點，每個集團有其獨具的特徵，自別於其他的集團，則這集團可以稱爲民族。」

我在上面舉出了幾條民族的定義之後，讀者總可以知道一點民族究竟是怎樣的東西了。明白了民族的定義之後，那末，且讓我再來舉一點關於文化的定義罷。

「文化 (Culture) 或稱教化。文化爲歷史，政治，社會學等所通用之名詞，教化則專用於教育上。此詞在德語爲 Bildung，義爲形成，即賦事物以定形之謂也。德人威爾曼 (Willmann) 謂指社

會組織及其生活狀態之精神能力者爲文明，促進此文明者爲文化。」

——中華百科辭典——

「人類依照一定的標準來支配並形成所與的內界的外界的自然事實，終竟而實現其理想，這個過程之總稱，就叫做文化。其過程之成果，產業是文化；其學問，道德，宗教，法律等是。」

——文學術語辭典——

我在上面舉出了幾條文化的定義之後，讀者又總可以知道一點文化究竟是怎樣的東西了。明白了民族與文化的定義之後，那末，便不能不使我們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民族文化的定義之必要了。

民族文化到底是什麼呢？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所謂民族文化，無非是指各民族間的文化而言。然而這太簡單了，不能說是圓滿的民族文化的定義。現在，且讓我根據上面的民族與文化的定義，再來下一個民族文化的比較確切定義罷。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間的文化。——它在某一個民族，便成爲某一個民族的文化；換句話說，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它在社會組織底自然過程中，生出了無數的產物，如學問，藝術，道德，法律，經濟，宗教等。」

(二) 民族文化的演進

在未有歷史以前，人類文化的演進如何，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但從生物方面言，自冰結時代（Ice Age Period）以至最後冰結時代，Last Ice Age（約在五〇，〇〇〇至二五，〇〇〇年）從各方面證明，都可以知道文化是常常在演進之中的。及至人類有歷史之後，文化的演進，的確是非常之快。據烏格朋（Ogburn）之意，以為文化的演進，是由於選擇的累積與新發明。一民族與一民族的文化，常常是不同的。譬如白種人與美洲土人之為同種，是毫無疑義的。然而據人種學家說，在白人初到美洲的時候，與美洲土人的文化，便相差得很遠的。這種相差的原因，一方面自然是因為歷史的關係，一方面也因為是外來的民族——雖然是同種。又譬如中國民族，日本民族，印度民族，其文化的特色，各不相同，英法德意各國民族之文化，亦各有其不同之處。我們稱前者為集團的東方民族，稱後者為集團的西方民族，是為東西民族文化之對立。到了最近數十年來，民族文化的演進，雖有一日千里之勢。

民族為文化的協同體。如果我們要明瞭文化的演進，便不能不知道作文化協同體的民族是如何成立的呢？文化的民族性之構成因素又是怎樣的呢？

民族的定義，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但有人以為所謂民族性者，是上帝的選民，又有人以為是受

祖先的命令，而發揮特有的國粹的，再有人以為是負有現實民族的理念（文化價值）的使命的，像這形而上的神祕的哲學的思想，我認為都是不足採取的。

人類常因其環境而影響到民族文化，但政治，經濟，語言，風俗，法律，道德，宗教等之文化因素，也常因互相作用，而影響到其民族文化的全體之構成；換句話說，民族文化，便因這些複雜的相互作用而產生出來的。

民族文化不斷地演進，民族文化也不斷地創造出不少新的東西，因此，便有人常用固有的民族文化去表示文化的民族性，但這固有的民族文化，我們不能絲毫加以神祕的基礎的想像，因為民族文化，是反映在社會意識之中的。偉大的創作家，和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雖常充滿着熱情的容納的文化，但他們仍然不能脫離民族文化的限制，至多，他們也只能有民族自決，民族運動，民族道德復興等——其實，這就包括在民族文化的限制之內——有意識的民族文化運動，常是稱讚本國，而排斥外來的民族文化運動，例如 *Lesning* 的德國民族文化運動，托爾斯泰之提倡俄國民族主義，而排斥西歐文化，便是最明顯的例。不過，我們要知道，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份子，在某一個國家，便有某一個國家的文化的特色，例如，同是文藝復興，而在意大利，英國，法國之間的文藝復興，便有其不同的特色；換句話說，這個不同的特色，便是各民族文化間的不同特色。

不錯，爲了各民族文化間的不同特色的原故，民族文化才會因此不斷地演進而變換其原來

的面目。從歷史上看，自有人類以來，他們本身當然希望他們的本身能夠永遠繼續下來，但在事實上，恰和他們的理想相反——他們的生命，常日趨於沒落——這樣看來，所謂民族文化的殿堂，原來不過是充滿着諸民族文化的興亡盛衰之跡而已。不過，雖民族文化常在沒落之中，而他們是可以再生起來的。例如在文藝復興時代，不是由歐洲各國而復興起來了麼？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不是藉宗教改革者之力，而在近代西歐文化之中建築起來了麼？可見民族文化的演進，是跟着地球前進，沒有休息過一刻的。

至若民族文化構成的諸要素，決不是在單一方面模倣文化的。最先，我們要採取民族的特徵的文化，然後將其全體加以嚴密的有效的考察，例如由佛教考究印度民族性，由儒道二教考察以中國民族性，由宗教考究古代猶太民族性，由哲學、政治、雕刻考究古代希臘民族性，由法律考究古代羅馬民族性等，這都可以說是很好的方法。不是這樣，也不能說出民族文化構成的諸要素。

民族文化的演進，最爲顯明的，我們可以依照摩爾根方法分爲三個時期：

(一) 原始時代

(二) 野蠻時代

(三) 文明時代

自從摩爾根分出這三個時期之後，首先，有許多人，不贊成這種提議，甚至還有許多人竭力反對

的，後來，經過了幾十年之後，信從之者極衆，學者也多爲之遵循。原始時代，乃文化演進的一個階段，在這個時期，獵者及游牧之民，常轉徙四方，以覓食料及棲息之所，並追尋扞衛野獸之具。野蠻時代，爲文化演進之又一階段，在此時期，人們能夠造弓，箭，弦，這樣複雜的工具，同時，村落的建設，也從這個時期開始。紡織工亦初發明，以造成較爲適於人類需要之物。文化時代，又一階段。在此時期，人類已知組織社會之種種方法，以經濟的術語表之，殆皆已變爲職業者。

上述三個時期，摩爾根又把它分爲三小階段——即低級，中級，高級——我們目前要了解，即是民族文化民族生活方式——曾經有多少演進。

民族文化之演進，其最主要的原因，亦不過因經濟之發展而變遷，因經濟進化的緊迫，農業村落，遂一變而爲封建社會，等到封建勢力漸次崩潰之後，近代國家便因之而勃興起來了。

若要考究民族文化的演進，有多少年代，那末，我們便不得而知。不過，從原始時代以數十萬年計，野蠻時代以數萬年計，文化時代以數千年計，則在火之發明與金屬之陶冶，其間至少亦經過幾十萬年了。

今爲明瞭民族文化的演進，茲再反覆以說明之。

民族文化的演進，是依據着各民族的經濟之發展而變遷；換句話說，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化，因之一民族的文化當然隨其經濟政治等制度而不斷地轉變；質言之，社會組織，也有這民族文化（經

濟變革)的演進中遭受莫大的變動,而形成了今日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兩大對立——大革命之來臨。

(三) 民族文化的遺傳觀

遺傳,是指民族先天上所遺留下來的性格能力之謂。因之,遺傳對於民族文化的影響自然也是很大的。本來,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表現,而民族精神的表現,能夠無時無刻進展,其有賴於民族物質的互助,又復不少。然則遺傳對於民族文化的影響是怎樣的呢?人不能離開羣衆,離開了羣衆,便無所謂民族,無民族,當然也無文化之可言。溯自有人類以來,人類是一源的,還是多源的呢?關於這點,到了近代,都還沒有人可以出來作有力之證明——說明人是一源的,或多源的——不管人類是一源或是多源,但因語言的不同,氣候的變遷,風土的差異,習慣的間隔,以及結婚的傳衍,故人種的分類,是沒有一致,因之人種的性格體質,也是發生不同的區別。

德國生理學家及人類學家布魯門巴隆(Blumenbach)曾把世界人種分爲五類:

(一) 白色人種

(二) 黃色人種

(三) 褐色人種

(四) 赤色人種

(五) 黑色人種

人種學家把人類分了若干種，就是認定民族有種族的分野，因遺傳之關係，自然會演出了各種民族的特性。遺傳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伊斯德 (E. M. East) 有說：「極端之交殖，殊不可取，蓋經一度混合之後，欲恢復雙方之優點，實爲難能，但不甚疏遠的交配，則爲求蕃殖之猛進者，所不可不先講求。蓋適量之異致性，由是產生，而特別優異之箇體，亦因是而得發見之可能。」可見不甚疏遠而又優良的交配，也可以得到遺傳之佳果。這，我們可以說，民族遺傳，對於文化的影響是有非常之密切的關係的。因爲優異的民族，一定會產生出優異的文化，而這優異的民族之文化，必然爲對於劣下民族的文化加以支配或同化的。譬如，鄰近諸邦之文化，何以不及中國呢？因爲中國的品質，在遺傳上先天上都優於鄰近諸族的品質的緣故。

要之，民族所遺傳的品質，是決定了文化的高低和優劣的。

自達爾文提倡生物進化以來，生物學家和人種學家，都不斷的在研究遺傳性質之影響。後來，如曼德爾 (Giegor Mendel) 衛士曼 (August weismann) 加爾端 (Francis Galton) 沙利比 (Caleb W. Saleeby) 等，都竭力闡明人類生物與心理上之進化理論，其結論如下：(一) 人種欲求適合生存，當合數目而取品質；(二) 康強體魄明敏心靈，皆不可缺少；(三) 如欲國家之強，必先強其人

種，未來戰爭，非決於疆場，乃決於父母之遺傳；(四)先天的遺傳，若有強弱之分，那末，後代的遺傳也有強弱之分。他們都甚注意於遺傳，假令遺傳是好的，其文化的促進，也自然是很好的；反之，文化便不堪設想之言，甚至會為其他民族所同化，亦可成為事實的。

人類學家，以為文化，就是社會遺業。泰裏 (Tyler) 曾經這樣地說過：

「文化是一種複雜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餘一切因人為社會一分子而所得之能力與習慣。」

但據烏格朋之意，以為泰裏之定義，沒有注意到物質方面之文化。所以烏氏進一步的說：

「人類兩種要素之產物，即遺傳與環境是也。」

烏氏所謂遺傳，即普通人之所謂本性，包括生理與心理行為；反之，若非從遺傳而來的部分，我們即可稱之為環境。

本性是從遺傳而來的機械的組織。這種機械的組織，常有一定的途徑，所以本性又有人稱之為人生反應的機械，含有活動的可能性的。這就好像說，猶之火藥有爆烈之可能，輕氣，養氣有聯合之可能。在這兒，我便要同，含有活動的可能性的，究竟是由生理的規定，抑或是由社會的遺傳呢？在我想來，沒有生理的規定，也決不會有社會的遺傳，不過，這種生理的規定，和社會的遺傳，在各民族與各民族間的生理與遺傳之不同罷了。質言之，白種人產生不出黑種人，黑種人也決不會產生出白種人來。

遺傳對於民族文化的影響，既如上述，那末，至少，我們也可以明瞭，如欲文化之優良，非先取決於民族之優良為條件不可。

要之，民族離不了文化，文化也離不了民族，文化與民族是發生了非常的密切的關係的；同時，遺傳對於民族文化的影響，也是非常之大而且具有十二分的效力的。

(四) 民族文化的社會觀

民族文化，對於人類社會，有無上的威權，一切社會活動，都受着這民族文化的影響而加以變革的。無疑地，當某一個民族正在演進的時候，他們的文化也會為之一變。比方，中國「五四運動」產生了新文化，便是一個很好的例。這樣看來，文化實在是可以左右一切的社會的變動的。

人類不斷地演進，社會也不斷地變革，有了人類的演進，和社會的變革，文化就不能不一天天的趨于至善至美之境。社會學派之文化觀，就是以社會種種的變遷，而把文化的轉變解釋之的。美國社會學家烏特 (Leister F. Ward) 說：

「一切人類成績，皆是制度，反之，所謂人類制度，就是成績。」

「人類成績之總數，即謂之文化，人類之有永久成績，即人類社會之所以別於動物者也。」

威廉利湯姆斯 (William I. Thomas) 於其所著社會起源參考書，由人類學的研究，建設其劇

變與控制之學說，他的學說是由三種概念構成：

(一) 劇變

(二) 注意

(三) 控制

在這本書裏，他的意思以為人類的進步，是由於劇變而來，當每一次劇變發生，生活和習慣因之失調，而精神上則起了重大刺激，於是便注意起來而控制之方法也為之而生。這種控制的方法，一經模彷彿漸次廣播，而文化乃因之而進步，因此，湯氏以為社會上有兩種根本問題：

—— 民族文化 ——

(一) 個人依賴社會組織與文化問題

(二) 社會組織與文化依賴個人問題

這兩種問題的解決，均有賴於兩種材料之分析，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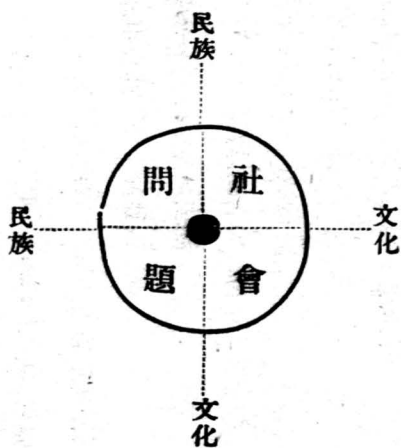
(一) 社會生活之客觀的文化要素

(二) 社會中個人之主觀特性

我們通常稱前者為社會價值，稱後者為社會態度。

研究一種問題，或一種學說，無論其為主觀的或客觀的，都是離不了民族，離開了民族，便無所謂社會價值。

因爲文化，不是個人的，文化是全民族的，所謂全民族，又是包括在社會問題之內的。今以圖說明之如下：



不錯，文化不是個人的，文化是全民族的產物，不過，在某種民族中，具有某種的文化基礎，而後產生某種的文化罷了。譬如，有了蒸汽機，又有了划船，便會有人把蒸汽機和划船聯在一起，而發明了汽船。有了椅子，又有了輪子，便會有人把椅子和輪子聯在一起，而發明了車子。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文化的產生，是離不了民族，社會諸問題的。我們再看，何以電影，電話，都要發明於歐洲，而不發明於非洲？何以羅盤針和印刷術，始發明於中國，而不發明於他處？這就因爲有相當的文化的基礎。又譬如，我們

中國，自海通以來，西方文化，逐漸的向中國輸入，到了今日，舉凡人生每日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以及思想，言語，道德，風俗，法律等，沒有一件不受着西方文化的支配的，可見一民族的文化，對於他民族的文化，其影響社會之大，當不言而喻了。

（五）民族文化的時代性

文化因時代不同，而具有相異的特徵，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一民族的文化，因地域，環境之差別，也往往有相異的特色。一民族的文化，隨着其民族的盛衰而

有其各別的類型，這也是事實。

現在我們試觀察時代的類型。

何謂時代？

文化學上的時代，以民族，社會，為其同樣的「文化的統一」(Einheit) 時代的統一和民族的統一，或社會的統一不同之點，就是在時間的統一。

故時代是文化時間的統一。

今略分析文化之時代的意義而說明之。

文化之時代性(時代文化)和時代精神(Zeitgeist)不同，所謂時代精神，是一個時代的支配

的精神。

各個民族，有各個潮流之不同。但是各民族中推進其歷史的，不是時代文化，而是時代潮流。尤其是時代精神。譬如，各個時代潮流，各提出他們的標語，各揭起他們的旗幟而爭奪時代精神的地位。日本、蘇末維新時代的標語，為「尊王攘夷」及「開國佐幕」，但在實際上，「尊王攘夷」的標語得到了勝利。在自然主義時代，有「無主觀」「絕對」「無技巧」「無思想」等種種合時代的標語。在現代欲爭取時代精神的人，真是不勝枚舉，故他們都提出了「某某時代」「某某主義」等的標語，而希望在最後的一剎那間，能夠把持了時代精神，作為自己的宣傳的工具的。

一切文化，都離不了時代，離開了時代，便無所謂偉大的文化；換句話說，偉大的文化，是跟着潮流前進，不能有一刻休息的。因為文化沒有休息，所以在某一時代之下，就會產生出某一時代的文化，而這某一時代的文化，又是和民族有相當的密切的關係的。舉例來說吧，比方在某一民族正在變革之中，而這某一民族的文化自然也會跟着他們的變革而變革，其主要原因不外兩點：

(一) 文化是時代的產物

(二)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寄托

時代的發展，不過是由舊時代向新時代推進的意思！我們若要考究其推進的原因，那末，政治、經濟，是在文化中佔最大的勢力，因此，政治經濟上的變化，常會引起文化上的變化，自然是毫無疑義的。

這點，在古代，就是最明顯的。不過，有時也不一定，文化可以脫離政治的變遷而自行獨立；但却常常不能離開經濟。所以，我以為文化進化是社會進化的產物，因為文化是由傳遞而普遍遺留下去的，並且漸次聯接於語言媒介的民族傳說中。因此，在民族文化中，文化又是累積的東西。

人類一切，都是文化的產物，假使我們要了解社會變遷的方向和趨勢，我們就不能不先要了解文化；因為文化曾經創造我們人類的世界，並且將來也仍然創造這個世界。

文化變革，我們可以認為社會進化的人生方面底表演，也可以視為人類進化中和人羣行為中的支配要素。一個民族的文化，可以決定牠的社會進化的方向。人類社會進化的普通方向或趨勢，我們必需在文化進化的普遍原則中去探求。民族文化中，常有許多不同的趨勢，我們為要明瞭其事實，非先從其社會的背景觀察不可。

在社會的背景觀察之下，最主要的，便是先要明白其民族的特性，明白了民族的特性之後，進一步的，再作民族文化之考察，這樣，便可以使我人明瞭某民族在某社會中的文化怎樣，某民族在某社會中的文化又是怎樣。為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知道文化在時代中確實佔着主要的地位。

今再具體言之，文化是有時代性的，離開了時代，便無偉大文化之可言，尤其是民族文化，更離不了時代，因為民族文化是跟着時代的輪不斷地前進的。

(六) 結論

上面已將民族文化的梗概，略為說過了，我人對於民族文化的要點，也當然可以知道一點了。本來，現在的人，對於研究文化，有兩種態度，第一種是哲學態度，就是用哲學的眼光，來批評文化的價值。例如我國舊時有許多人評論東西文化的優劣，而指示出我人對於東西文化應持的態度；第二種是科學態度，就是用科學的方法，去分析文化的形式、內容，及其變遷發展等歷程，而不評論其優劣的。本文的討論，是秉持後者的研究的態度的。

自有人類以來，文化便隨着民族的變革不斷地演進；換句話說，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化，而這一個民族的文化，又和那一民族的文化，常常是不同的。為什麼會不同呢？這大概是風俗、語言、習慣、地域、環境之所使然罷？

要之，在貧弱的我們的中國，我認爲民族文化是有提倡的必要的。有了健全的民族，然後才有優良之文化，有了優良的文化，還怕國家沒有強盛之一日麼？中國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這四分之一的人口，無論如何，也有左右全人類生活的資格，若能喚醒國人，提倡民族文化爲己任的話。所以在這裏，我的結論是：「世界文化的復興與破產，全視中國民族的努力與否爲一大關鍵。」我希望每個中國人，都要把這句話永遠記着，不要忘記纔好。

國民黨與法西斯蒂運動

冠山

中國自從中英鴉片戰爭以後，在帝國主義殘酷的經濟侵略之下，落後的半自然的農業經濟早已開始崩潰，而工業又不能發達起來。經過了九十年的崩潰過程，至於今日，全國經濟已至總破產的境地；由這社會經濟之極度的貧乏，造成了社會經濟之極度之混亂。更因這種混亂，增加了經濟的危機；經濟危機又增加了混亂，如此相互煎逼，以至今日，已至完全破產的危境。

內部的不安，必然要引起外患的襲來，瀋陽、吉林、黑龍江、錦州、山海關、熱河、遼寧、長城一帶與遼東各縣陷落了。雖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無時無刻不在外患的威脅之下，然而像這樣的喪失地，還是第一次。本來內部的貧乏與不安，已經使國本動搖，民生日蹙，現在再加上這樣嚴重的外患，在內外夾攻之下，使中國民族的運命，幾如風中殘燭；使每個國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究竟往何處去？究竟什麼是中國人民的出路？這是每個中國人民所必須瞭解的。

毫無疑義的，在這樣內憂外患，國亡家破的威脅之下，我們祇有加倍努力，加倍奮鬥，從鬥爭中去殺出一條血路！然而應該怎樣努力，怎樣奮鬥呢？這種鬥爭的方略，是應該從中國國情與世界潮流的趨勢中決定的。

在近代史上的民族奮鬥的方式可以分成幾種：

1. 蘇俄式的共黨主義革命；
2. 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
3. 法國式的民主革命；
4. 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革命。

近代國家奮鬥成功的，就祇有這四種方式。這四種方式中，那一種合適於中國的國情？那一種可以作為我們的楷模？

蘇俄式的共黨主義革命，其已獲得相當的成功，這是無可諱言的，然而蘇俄的成功，自有特殊優越的條件，與時間空間都有關係，而這種條件，不僅在中國沒有，在蘇俄以外的其餘各國，亦不存在。這優越的條件，第一，就是俄國經濟的特殊性質。在歐洲先進國家中（英德俄法），俄國經濟是最落後，但是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俄國資本主義之突飛的發展，簡直不下法國，而資本集中的趨勢，亦且追際英國。但是俄國特權階級的壓迫，是世界上最殘酷的，所以工人與一般人民的生活，極端痛苦，而容易誘發革命；第二，利用歐洲大戰的機緣，使國內特權階級無力鎮壓革命，同時使其餘各國無暇幫助俄國特權階級來撲滅革命。俄國革命就是在這兩個特殊條件之下完成的。不待說，這些條件在中國都不存在，因為第一，中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經濟仍極落後，絕對談不到無產階級革命；第二現在沒

有世界大戰，即使說（當然是假定的），共產主義在國內得了勝利，立刻就要遭遇國外的嚴厲的壓迫，這是可以斷言的。所以共產主義在中國，不僅不能發展，簡直不能發生——目前的所謂中國共產黨，決不是共產主義的運動，而是流氓土匪的運動，是不足與論的。因此，可以斷言，蘇俄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在中國是絕對走不通的！

其次，我們來看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是不是可以仿引的？但是在這裏我們應該分開來說：在原則上，我們同情於土耳其的革命；在事實上，我們不能效法土耳其的革命。

第一，我們可以很坦白的說，我們決不能以土耳其的現狀為滿足。當然，以中國革命之慘酷的失敗來比之土耳其，不能不說是土耳其勝利了。但是嚴格的說，土耳其現在還不脫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之沒有土耳其的地位，這是很顯然的。而且，在土耳其國內，關於英國資本主義的強大的勢力；在國外，還是處在強隣包圍之中，雖然其現狀比中國要好得多，但也是很勉強的維持着小康的局面；第二，土耳其的現狀，固然不能使人滿意，而且中國的客觀條件，還決不能做到土耳其的局面，因為中國的環境完全與當時土耳其不同。雖然土耳其與中國同樣有「東方病夫」之稱，但是第一，土耳其當時沒有現在中國那樣嚴重的經濟危機——因而沒有中國現在那樣嚴重的匪亂；第二，在土耳其國內，資本主義列強的關係，沒有像現時中國那樣深刻與複雜，換言之，帝國主義在土耳其的勢力，較為薄弱；第三，當時土耳其的外患，是希臘的侵略，而現在中國的外患，是日本的侵略，無論

如何，希臘是不能拿來和日本比較的，基馬爾能夠擊敗希臘軍隊，未嘗能夠擊敗日本軍隊；中國國民黨不能擊敗日本，但未嘗不能擊退希臘，這是很顯然的；第四土耳其地域狹小，易於統一；第五土耳其擊敗希臘的時候，正是歐洲大戰以後，世界經濟危機與革命危機同時並發的時候，所以國際帝國主義無暇干涉土耳其的獨立運動；現在世界雖然也有經濟危機，但沒有革命危機，所以帝國主義正要以侵略來解決經濟危機，因此中國獨立運動的發展，必然要受到帝國主義的空前巨大的壓力——以上這五個條件，在土耳其是非常有利的，但這些有利的條件在中國都不存在。因此，同樣可以斷言，土耳其式的革命，不是中國所能仿行的。

再說法國的民主革命。他本來純然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祇有在資本主義最初發展的時候纔有這樣的革命出現；現在已經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了，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決不會再出現，自然更不會在中國出現。此種革命方式之不適於中國，更可斷言矣。

以上四種方式——蘇俄式的，土耳其式的，法蘭西式的，意大利式的——已有三種（前之三種）是不適於中國現狀的。除此四種方式以外，尚有一種沒有成功過的方式，就是社會民主主義。但是這種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更沒有實現的可能。本來，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調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一種改良主義，祇有在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如以前的德國，以及英法各國，纔有部分實現的可能——但也僅僅是部分的實現。在中國，資本主義既不發達，社會民主主義根本是沒有實現的

可能。

此外，還有意大利式的「法西斯蒂」的革命方式，還沒有詳細的論到。回溯不久以前，因了共產黨徒的惡意的宣傳，「法西斯蒂」遂被人視為一個「反動」的怪物。但時代潮流推進到今天，「法西斯蒂」的價值，整個被世人所發現。其實嚴格的說來，一切的革命運動，都可以說是反動——因為革命就是對於舊制度的反叛——事實上，祇有「法西斯蒂」是瀕於絕境的國家的自救的唯一工具。意大利在大戰以後，幾有國亡家破之嘆，如果沒有法西斯蒂運動，則意大利祇有覆亡的前途，決沒有復興的希望。德意志也是一樣。經過了戰敗的犧牲，德意志已到了絕望的境地，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黨都不能把德意志從重重的壓迫之下解救出來，然而「法西斯蒂」的運動，拯救了德意志的運動。因此，「法西斯蒂」的運動，可說對於一切瀕於死亡的國家與民族的起死回生的唯一的仙丹。回顧我們中國，現在處境之危，尤甚於昔日之意大利與德意志。蘇俄式的共產主義，法國式的民主革命，土耳其式的民族革命，以及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等，都不能解決中國的危機，已如上述，所以除了仿效意大利德意志的法西斯蒂精神，以暴力奮鬥外，決沒有其他出路。

「法西斯蒂」是什麼？牠是最積極最勇敢最強烈的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牠沒有國界的分別，沒有經濟條件的限制，牠可以在經濟較為落後的意大利成功，也可以在經濟極為發達的德意志發展；當然牠也不僅歐洲的產物，在美洲和亞洲，都有牠的如火似荼的發展。毫無疑義的，中國現在要從

瀕於滅亡的厄運中拯救出來，祇有努力於法西斯蒂運動。祇有法西斯蒂是挽救中國民族運命的法寶。

祇有走法西斯蒂的道路，這是毫不容猶豫的。但既要推行法西斯蒂運動，就需要有一個中心的領導機關，具體的說，要有一個法西斯蒂黨！但事實上，中國的危機，已迫在眉睫，要在最短期內，把無組織的民族組織起來，這是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從無組織的羣衆中去組織新黨，而祇有從既成政黨中去澈底改造。以領導法西斯蒂運動。這並不是滑稽的辦法，這在法西斯蒂已經成功的意大利與德意志，亦復如是。——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是以國家黨作基礎漸次長大起來的；德意志的法西斯蒂黨，也是由國家社會黨漸次長大發展起的。所以中國的法西斯蒂黨，必須從既成政黨中演化發展起來。中國的既成政黨，實際祇有國民黨與共產黨，除此以外，雖有青年黨社民黨產業黨第三黨等名稱，但或則僅有招牌，或則僅有空氣而併招牌亦無之。這些「野鷄黨」（即不成黨的代名詞）當然夠不上担負法西斯蒂運動的任務。至於共產黨，本是與法西斯蒂絕對對立的東西，況且嚴格的說來，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成爲一個黨。他們已經沒有主義，沒有政綱，沒有策略，所有的祇有殺人放火的暴行而已，所以祇能稱之爲土匪集團，不能稱之爲黨，如此，則很明白的，祇有國民黨纔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來！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牠的歷史上，我們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衝突的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了法

西斯蒂的精神。先從三民主義來說：三民主義的創造者孫先生，在三民主義講演中，開始就說：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既是救國主義，試問我們今日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救呢？如果是認定要救，那麼便應該信仰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

法西斯蒂的最高原則，就是救國，這就是孫先生所說的三民主義的任務，可見三民主義與法西斯蒂，在原則上是完全一致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充滿了法西斯蒂的精神，例如：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須提倡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第一講）

「……中國……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爲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主義來救國。」（同上）

這種民族中心說，與法西斯蒂的民族至上主義都可謂不期而合，此外如在民族主義講演中反對世界主義；在民權主義中反對無原則的自由，注重人類智慧的平等，重視先知先覺的領袖的作用；在民生主義反對階級鬥爭，主張階級調和，批評馬克思學識，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種種理論，都與法西斯蒂的精神，一般無二。

再就國民黨的歷史來看，從興中會一直到現在的國民黨，牠的一貫的任務是救國救民，正是法

西斯蒂所要提倡的任務，一向是由國民黨擔負着的。所以現在祇有以國民黨來領導法西斯蒂運動，是最適當的，也是必然的趨勢——國民黨的發展，必然要走到法西斯蒂的道路，也祇有混和法西斯蒂精神，纔能使三民主義更發揚光大起來！

不過以現在國民黨的組織狀況與組織精神，能否領導此空前偉大的運動，確是很重大的問題。尤其民主化的遺毒，造成了黨的組織上的散漫與無力，爲識者所悲觀；然而要糾正過來，並不是絕無方法，這是另一問題，請俟另文，當詳細闡論。

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

一 國民黨從來沒有確定文化政策

自從本刊發表了兩篇社論「改造文化的急務」和「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化？」揭起了文化問題的旗子以後，國內許多報章雜誌都風然響應，提出討論。而一般關心社會努力革命的志士們，也都一致的熱切注意起來了。文化是社會思想的先遣隊，是革命勢力的策源地，本刊再三提出文化問題來討論，無非是想振起中國的文化，推進中國的革命。可是顛覆不前的中國，一切都害的軟癱病，無計劃，無組織，無秩序，死氣沉沉，好似亡國就在目前了。在這文化問題的討論風動全國的時候，特再提出本文——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來。清算舊的，正所以開展新的，望國人勿懼繁重而加以熱切的注意和討論，則幸甚矣。

提到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我們便應當小心謹慎的把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找來看一看。但是可憐，我們那個老病牛樣的黨從來就沒有什麼明白規定的文化政策和統一的文化組織。孫中山先生雖曾盡其一生大部份的精力，從事於主義的創立，心理的建設，舉四十年的努力纔立下中國革命

的基礎。然而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中央雖盡全部的力量在做「守成」工作，企圖保全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革命事業，那些自私自利的以民主民權爲口號的領袖們却反而無微不至的圖謀破壞，於是文化運動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當然，我們不能因爲國民黨沒有規定的文化政策和統一的文化組織而就放棄文化的清算工作。社會不能沒有文化，雖最愚笨的革命運動也要與文化發生關係，有所牽連。我們縱不能找得整個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活動，但我們可以從國民黨的各種行動上，找出文化活動的形跡，而加以極忠實的批判。於批判之後，再圖謀打開今後中國文化進展的道路。

國民黨的文化，一般的說起來，可說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和創作。並且破壞也絕無標準，中央的規定雖然較寬，中下級的執行却苛細得無微不至，一個省主席只要隨着私意尋出幾個「紅光」階級「流血」的句子，便可發虎威，封報館，殺編輯。內地一個小公安局長，則連罪名亦不要，一句「丟那媽」一「媽特皮」，編輯報館，就要殺頭關門。此外那些權威無上的軍爺們，天之驕子的黨員們，則又可於有意無意之中隨時做破壞文化的工作。那些真正腐化民族意識的報紙雜誌，妨害革命進展的淫穢靡醉的讀物，國民黨因爲無損於己，却又不去破壞牠們了。

本來，統治者自身的文化只要有相當基礎，對敵人是可以不遇事破壞的。莫索里尼希特勒的文化破壞工作所以做得很激烈，那是爲本身的新興文化開闢道路，不得不如此，他們一方面破壞，另一

方面却在以加倍的努力從事文化的創造和建設。反觀中國，破壞工作是做得太好了，連資產階級的小丑們——如申報的自由談——也居然喊着言論思想著作不自由的幽默調兒。但在文化的創造和建設方面，充其量就只有（一）黨化教育，（二）機關刊物，（三）間歇性的宣傳，（四）個人的投機文化教育黨化，名義自然很好聽，但事實却並沒有什麼好影響，中小學生大都對政治不感興趣，由於教師的不善，大都見了黨義就頭痛，從小對黨義就存了惡感。大學校裏則幾乎以反對國民黨為時髦，黨義竟成了可厭的材料。雖然現在明定了不論什麼考試都有黨義的一格，但不到為考試而考試的時候，三民主義問答民權初步之類的東西，誰個也懶得去理會牠，因此要以黨化改造教育者，却成了可憐的尾巴！公私機關刊物則都是些暮氣沉沉的「老爺報」和「老爺雜誌」，十之八九是買賄文氓安置飯碗，真正為革命為文化的可說絕無僅有。間歇性的宣傳本來很少文化上的作用，不過用以應付臨時發生的事變如討伐勳匪等等罷了。個人的投機文化，則是各個私人買好敵黨的勾當，例如有些人身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暗中與共產黨社民黨打交道，甚至明顯的做反動政治犯和反動刊物的保鏢師，為未來政治變動預留地步，這種投機工作，表面上好像是國民黨要人熱心文化，實際上倒成了國民黨文化的根本障礙物了。

二、國民黨文化的哲學基礎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的演講內，不承認唯物論，也沒有承認唯心論，後來的許多黨人沒有了解孫先生的意旨，甚至還有人誣譏孫先生不懂哲學，於是國民黨在哲學上失掉了依靠，東倒西歪而無所歸宿了。國民黨數年來內部的紛擾和意志的渙散，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哲學上的沒有中心立場。一部分頑固的老朽分子不知不覺中歸向着唯心論，另一部分左傾分子則抄襲了半部唯物論，唯心論的三民主義自然只有整個兒的投機，向着復古和沒落的路上走。那自命左派的左傾分子被半部唯物論拖累着，既無法實現三民主義，又不敢走共產主義，唯物論的三民主義就成了個不三不四的怪物，表面上是左傾，革命，實際上却永遠只有破壞，搗亂！

三民主義的創立，自有三民主義的現實基礎和哲學立場，無須庸人自擾的向着唯心哲學唯物哲學去亂鑽亂碰，也無須眼花撩亂的一忽兒作資本主義的投機，一忽兒又作共產主義的投機。我們只有認清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立場，認清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路線，勇猛精進完成革命。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心，也沒有絕對的物，一切唯心或唯物的概念，都只是各個個人的心理形態。宗教是唯心的，但宗教的產生也是根據於現實的，那末宗教難道就能說牠完全沒有唯物的概念嗎？又共產黨自詡是唯物主義者，可是幾千百次的暴動都失敗了，可憐的勞苦工人雖然流血犧牲了，却至死還要以最後的勝利屬於無產階級自慰，這種宗教的迷信精神，難道不是唯心嗎？世界不能存在於絕對的唯心或唯物，所以孫中山先生不承認心，也不承認物，而只承認心與物所交織成功的「生」了。世界有了

生，世界所以能夠進步，能夠發展，能夠產生人類的永無窮期的歷史。

孫中山先生於民生主義中提出了以民生爲中心的革命觀，提出了唯生論的哲學概念。但哲學是比較深奧的學問，孫先生未及加以較詳的解釋，但曾以巨大的精力創立「知難行易」的學說，「知」是哲學，他是科學，這便形成了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唯心論與唯物論，這都是純理念的存在，專憑個人的意志發展，以個人的私意去解釋一切，往往忽略着社會的實際情形。唯心論者夢想天堂。他們不問實際如何，現世不能實現，就等待着死後去進天堂。唯物論者迷信階級，以爲窮人都是給富人害的，只要把資產階級打倒，無產階級便可以進天堂過快樂日子，於是一味暴動暴動，否認理性之存在，數千數萬的工人都盲目的被暴動犧牲了。

國民黨不承認絕對的心，也不承認絕對的物，只承認人類爲生存進化而奮鬥。人類要生存，纔需要奮鬥，奮鬥了人類纔能進化。但這裏的所謂奮鬥，不是宗教式的頹廢的迷信，也不是機械化的盲目的暴動，這裏需要「知」，需要有科學。有了科學的幫助，有了「知」的發展，人類的生活纔能改善，社會纔能進化。中國人有一個專統的信仰，就是「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中國人整個的忽視了「知」和科學的價值，堵塞住了人類改善進化的大門，整個的民族便因順苟安頹廢懦弱，一方面放任着少數軍閥政客官僚豪紳買辦奸商胡作妄爲，禍國殃民，一方面又造成了各個帝國主義的姿意侵略，摧殘壓迫，領土被佔領了，主權被劫奪了，中國政府固無可奈何，中國民衆也不過是一時的氣憤，氣憤過後，

大家又去歌舞昇平，快樂享福了。

中國民族的無組織，中華民族的因順苟且，這都是由於中國傳統的頹廢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國人困守着「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牢籠，被圍於保守性的文化中而不思長進。要推進中國革命，首先便要打破因順頹廢的舊文化，創立革命的新文化。但這裏所謂新文化，不能單純的建立在唯心的基礎上，也不能單純的建立在唯物基礎上，而要依着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唯生的路線去進行。有了「知」的發展和科學的幫助，生存纔能進化，同時有了整個民族的生存纔能有各個個人和各個階級的生存，否則整個民族也亡了，個人的生存和階級的生存更從何去求得呢？中國有中國的歷史，中國便自有中國的文化，文化絕對要受民族性的限制，是不能夠隨便去販運或移植的啊。

三 肅清各派反動文化和建立三民主義文化

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以後，中國首先在文化上植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基礎。有人說，十六年國民黨北伐的成功，正是繼承了五卅運動反帝的高潮，這在文化的意義上說，我們是應當承認的。社會的缺陷，首先會在文化上反映出來。由文化的波動產生出革命的思想，而後社會的政治經濟都隨着發生轉移，革命便在這潮流下面爆發出來。中國民衆於水深火熱的生活中掙扎反抗，從五四的學生運動，到五卅的全體民衆的反抗運動，經過了長期的醞釀，國民革命纔爆發而成功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

到國民黨十六年北伐的成功，早已在文化上得了自然形成的堅強基礎，使國民黨的革命得到許多順利發展的條件。但北伐成功，而國民黨因內部的紛爭，既沒有餘暇予帝國主義的文化和封建的文化以充分的打擊，復又讓共產黨去擴展文化勢力，六七年來的文化怠工，國民黨在五卅及五卅以前所有的文化基礎差不多都完全倒坍了。耶穌教在中國至今還佔着巨大的潛勢力，教會學校在中國教育上還佔着重要的位置，這證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還是根深蒂固的。九一八，一二八以後，大刀殺敵見了效力，章太炎馬相伯之流，大談掌故救國，國術大大的被人提倡，而何鍵陳濟棠等又通令尊孔讀經，這又證明中國的封建文化還仍有重行抬頭的企圖。

中國革命在事實上除了國民黨外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中國民衆是要誓死抵抗的。共產主義的空想制度雖然適合於一部份空想學者的胃口，但事實以及湘鄂贛一帶土匪流寇式的紅軍實行了兩三年的燒殺，終於成了民衆的敵人。所以國民黨事實上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者；這勝利的造成，不是由於國民黨的軍事力量，也不是由於國民黨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而只是由於三民主義的適合於中國的客觀條件。我們相信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他的力量和清廷比起來是相差很遠的，然而滿清終於被推翻了。我們又相信國民黨在屈處廣東的時候，國民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更遠不能與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軍閥相比擬，然而國民黨也終於很快的掃除了這許多大大小小的軍閥，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這裏我們可以相信國民黨在沒有強

固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以前，國民黨已經能夠藉着主義的力量壓倒一切的敵人，現在國民黨已經有了統治的權力，這對於怎樣去肅清他的敵人，當然更不成問題了。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國民黨藉三民主義的適合於現實條件而破壞了敵人的政權，創立了自己的政權，但於自己的政權創立之後，怎樣滿足民衆的慾望，實現革命的建設，便成爲當前急待解決的問題。各派反動份子反動集團，他們在實際的社會雖然失了依據，但他們却可以利用文化作武器，大發其不滿現狀的論調，而達到煽動搗亂的目的。國民黨對於這許多的各黨各派的反動文化宣傳，當然要用各種力量去打擊，破壞，不過主要的還是建立國民黨自己的文化，以革命文化的建立去肅清一切反動的文化，其效果當然比利用各種政治力量去破壞反動的文化要大得幾萬倍了。

四 怎樣展開國民黨的文化運動

復興中國的文化，現在已爲國民黨當前的急務。不過所謂復興文化，並不是徒託空言就能實現，也不是高高在上的黨或政府的統治機關簡單的下幾道命令就可以成功。文化是社會活動的精神的綜合，經常在活動着，而且經常在改變中，她不能像歷史文明和國家法令那樣常常停留而固着下來。文化停留下來，文化就要落後了。國民黨文化在長期的停留落後狀態中，中國的文化已經衰頹不堪，在這衰頹不堪的基礎上打起復興文化的口號，當然是一件困苦艱難的事情！

要復興中國的文化，要先問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怎樣展開她的文化運動的使命。每一個文化運動的展開，必須具備有兩個工作上的基本條件：第一是正確的文化政策，第二是嚴密的文化組織。然而黨除政治經濟軍事有時可以見到一些比較完全的決議和規定外，對於文化問題向來就抱着放任的態度，黨的中層下層不必說，就是那些中樞負責的中央委員，對文化也是抱着絕對自由的態度，有的依賴着自己的地位公然作各種反動文化的掩護人，有的懷疑着國民黨政權暗中作各種反動文化的後台老板，在上者行之，在下者效之，國民黨的文化自然不堪問問了。黨內有文化的自由行動出現，主要的原因當然由於黨對文化政策從來沒有完全的規定，黨如產生了整個的文化政策，那末全體黨員可以有整齊的陣線與各派反動文化作戰，同時也可以有集中的努力來建立自己的文化。

至於文化政策怎樣規定，文化組織怎樣成立，這當然不是記者所能總總詳及的。不過我們需要在這裏提請注意幾點，陳述於下。(甲)關於文化政策方面應當注意的一，應絕對以三民主義為文化的中心，並為三民主義文化的迅速實現和實際執行起見，應當極端的容納法西斯蒂的精神，排斥文化上一切非組織的自由主義的現象；二，應以國家至上主義民族至上主義為現階段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的中心力量，在文化上樹立強固的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一切妨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文化都應該絕對排斥；三，應明確的規定革命文化與反動文化的目標，並努力消除民衆對於三民主義文化

的模糊現象和懷疑現象，凡有助長一切反動文化的人或物的標的，當不計代價而使之破壞消滅；四，應注意到文化的活動性，並深入下層，黨應利用文化的工具多與民衆接觸，建立黨與國民的密切關係。(乙)關於文化組織方面應當注意的：一，爲文化活動的便利和統一指揮起見，黨的中央應該有文化委員會的組織，或在黨的領導之下成立「文總」的組織。文化組織統一了，黨的文化管理工作也就容易建立了。二，黨應該盡量領導一切自發的文化組織，絕端排斥各種委派的文化組織。三，一切的文化組織及活動，應取公開態度，使民衆容易了解，並有便利參加的機會。四，文化組織的嚴密，應先從黨內開始，黨員不論參加文化工作與否，均不許有非組織的或自由的表現。黨內完成了文化統制的基礎，再在社會的各文化組織內建立黨團作用，使文化在黨內的統制影響擴大到黨外，可以更進而完成全體國民的文化統制。若黨內和文化的上層組織尚不能做到嚴密的程度，則下層的嚴密是不能成功的。(社會新聞)

「阿生老大，老板喜歡你，斐丫頭給銀銀做老婆，你和老板就是兩親家了。和老板結了兩親家，你就不要再下田裏去做生活，好坐在家裏享福啦。呵呵！」

阿生像無家可歸的野狗般，失意地癡立在星光下面，蕭殺的空氣波動着噓噓的風聲。他看看天空，看看地面，在濛濛的空氣裏，一切都是茫茫然的，望出去是一片汪洋。而自己却落在這一無邊際的海洋裏，阿生有些昏迷了。

遠處傳出着狼號似的狗吠聲，阿黃又從狗洞裏鑽出來狂叫。阿生麻木的神經被喚醒轉來，睜着眼睛看看四週，才知道自己還是立在老板家的大門外。靜夜的寒意襲到身上來，他下意識的向牛欄裏走去了。

牛欄屋的門是虛掩着，阿生輕輕推着門進去，刺鼻難忍的牛糞臭撲到面上來，也顧不着按鼻子，他是聞得習慣了。三條耕牛都睡熟了，恬靜的鼾聲送入耳朵裏，阿生幽然感覺着牛的生活到是可羨慕的。

不滿三尺半闊的木板床，睡了母女兩人，已擠滿着不利一塊空隙，沒有阿生睡的位置了。但阿生不費躊躇，解去了衣裳，把斐丫頭推過去靠緊着母親，他自己便探着身子睡下去。

睡在床上，阿生反轉軀反側的睡不着了。牛的動聲，妻和女兒的打呼聲，以及外間的狗號聲，都在騷擾着不許他入睡。滿床滿身的思潮起落着，銀銀對斐丫頭的醜行，老板和老板娘的譴責，窮兇極惡

的辱罵，以及過去稅平一切的侮辱和壓迫，一時都潮水般沖上阿生的心頭，阿生的心臟發燒起來了。依着阿生的憤恨，他想立刻爬起身來，衝到老板家去把稅平一家人都殺死。但是，這些終究只是睡在床上想想罷了，真的到了老板面前，不知怎的連高聲說句話，喉嚨頭也要打抖。

——滾！要滾馬上就滾！

這刀一般的命令，又發着火焰在阿生面前舞動着，威逼着，這難忍的恥辱，他恨不得馬上就走，但是想着將來的問題，阿生又有些茫然：

——離開了老板，到什麼地方去吃飯呢？如只是自己單身一個人，那去討飯偷盜都不要緊，可是現在却拖累着一妻一女的重擔啊！

——老板要我「滾」，但我能到怎麼地方去呢？

——飢餓寒冷是要逼來的啊！

——人情這樣惡薄，被驅逐的人誰肯僱用呢？做了十六年苦工，想不到竟弄了這一個下場，孤雁般一無所靠，還虧欠了老板五塊錢債。

——這筆債雖只五塊錢，老板高興的時候原不計較，但現在反了臉，他怎肯放我呢。無根無據的事，他還牽着來為難我，不要說欠了他的錢，落了把柄在他手裏。

紛如亂麻的無法解決的問題，蠟刺似的鑽集在阿生的心頭上，胸房裏的鬱熱似乎要爆裂起來。

了。阿生只是伸着腳踝在床板上敲，手握拳頭在被窩裏捶，但又不敢把自己的憂愁說給老婆和女兒知道，其實就是告訴了她們，她們也不會幫助他，只是累她們哭罷了。

在悲慘的黑暗沉沉的空氣中，夜是送喪般的過去了。瓦縫裏白茫茫的微光映進來，阿生的老婆起了身，阿生也不自然地爬起身來。一夜沒有睡，眼皮癢痛得睜不開，用些口水把眼睛塗一遍，眼球才微微地可以轉動。

阿生抓着頭皮在牛欄屋裏徘徊了一陣，嘆了幾口氣，快快然的走出牛欄屋。他沒有忘却老板的侮辱和驅逐，但鋤頭槓一壓到肩膀上後，却自然而然地想着下田做生活。

阿生擰着鋤頭慢慢地走着，現在他不再像過去那樣，連走路工夫都捨不得多遲擱了。一路想着，他覺着自己的事情是可以和黃得方、潘建平那兩個人商量商量的。第一他們兩人見識大，第二得方曾在上海做過事情，自己萬一在稅平家裏登不住，那末到上海找工做，第三得方和建平兩人都曾有先見之明的忠告給他，可惜當時自己熱中了老板，把忠告當做耳邊風放過了，還怪他們多事，喜歡挑撥離間呢。

「阿生，你休息休息吧。做生活做得拼掉了命，老板也不會感激你呢。你只比別人一年多拿六塊錢的工錢，給老板騙策大家做生活，自己比別人多做生活，還要日日夜夜煩心擔愁，差不多一個人負

擔了三個人以上的生活，但工錢只加多了六塊錢啊！別的夥計拿着三十六塊大洋的工錢，已經夠可憐了，却還要你來驅策着加緊工作。老板是不會感激你的，他或許一時的高興會給你一個笑臉或者一點小惠，然而最後的結果還是一頓侮辱一頓蹂躪，以至於趕你「滾」啊！你不要以為我的話含有什麼惡意，凡是世上的老板對夥計都是一樣的刻毒，你等着看好了！」

「阿生！我們和你比起來的話，真是相差得遠了。單你自己做夥計兼做工頭，樣樣生活都搶在別個夥計的前頭，只多了六塊錢的工錢，你的老婆和你的女兒，替老板做事不給工錢，又是一層剝削。我們的剝削雖然沒你利害，但對老板却是表示着深深的不滿足。我們想少做點生活，你總是不肯。舊時的奴隸道德拘有着你，好像對老板少做了點生活，便在良心上有什麼不安般的。唉！爲什麼不多休息呢？過份的勞動會提早我們的衰老，看我們衰老了後，老板還能夠不放逐我們嗎？你會聽見過顧家莊上有老板養夥計的老嗎？我們的身體只要一衰老，便做不動生活，做不動生活的人，老板便會趕他走的。那時候，僅僅可以養命的工錢沒有了，生活的困厄逼上來，飢寒，疾病，催着我們走上死路！牛馬因爲知覺和生理上的關係，還比我們少受點痛苦呢。不要以爲一家人替老板做奴隸，就能博得老板永久的歡心和滿足，這是妄想啊！你能長保你和你的家人沒有過失或老板對你們永久不發生誤會，而不失歡心，不厭棄你們嗎？你能永久保證你們不受傷害疾病衰老而減退工作能力，或者稅平老板對你們不另外發生新的愁求嗎？這許多事情只要有了一件，老板便馬上對你不滿足了。有了不

滿足，還能狗不受放逐嗎？所以我們看着你，你總有一天要失悔的！

阿生把昨天的事情仔細思索了一番，和建平得方們的話比照一下，失悔的感傷的心情使他的眼淚索索地落下來。在路上幾次拿下鋤頭鋤路旁的土墩，狠狠地鋤着土墩洩憤。

「我鋤掉你這亡八蛋的狗頭！」

把土墩鋤了幾鋤，鋤起來的只是幾塊土粃。他想他應該保持着這憤恨的情緒，使稅平老板直接受到損失。赶快脚步趕到昨天向夥計們約定的田裏去。到了田裏，夥計們都先在了。

「阿生哥，今天你來遲了！」建平幾個人遙遠就喊着說。

阿生不說話，走近衆人面前，虎着臉拿下鋤頭，望麥畦上一丟，又發瘋般鋤掉了四五方尺麥苗。大家都看得吃驚了。

「呃！這算什麼，那一塊麥苗你覺得是應該鋤掉的嗎？」

「嚇嚇！我要鋤掉稅平老板的狗頭！」阿生說着把鋤頭又重重的鋤了一下，「我要鋤掉老板的狗頭啊！」

建平聽阿生罵老板，奇怪起來。

「爲了什麼呢？這些話要是給老板聽到了，便要斷絕你的生路，一家性命都難保呢！」

「建平弟咧！這還有什麼好說！」阿生憤然把鋤頭丟在地上，「真的！世上的老板沒有好人，我今

天才曉得老板的可惡，他那會把我們夥計當人呢？耕牛都不如啊，耕牛不愁凍又不愁餓又不愁住，老板對牠的慾望只是耕幾畝田。可是夥計呢，夥計的衣食住他不負責，慾望却是隨時隨地都有新的加出來。耕牛一天做七點鐘八點鐘，一年只忙三四個月，夥計一天做十四五點鐘，一年至少要忙十一個月。啊！我今天纔曉得我們夥計的生活並不是人，更不如耕牛啊！

阿生憤慨的說着，嘴角射着白沫，眼珠瑩瑩然的快要流下淚來。

得方看得發笑了：

「嚇！阿生哥今天也相信老板沒有好人了。但不知道你是遇着什麼鬼，忽然變成這個樣子！像阿生哥這樣的好夥計，老夥計，稅平老板的心腹，到底也變了！那不奇怪！」

「世上就只你聰明，總是取笑人家！」建平反對住得方的話，便熱心地問阿生：「阿生哥發生了什麼新的事情嗎？——這原是一定的，老板和夥計無論好到如何程度，壓迫總免不掉。除非是天生耐是不行的。他和惡狗一樣，先咬着你襖襟的衣裳角，你忍耐着，接着咬你的肉腿，你再忍耐着，他怕不真咬你的心臟。所以以為忍耐不是最好的辦法，你不抵抗，老板對你的壓迫是不會改變的。不過要抵抗老板，那不是平常的事，弄不成功的話，要吃大虧的。並且阿生哥一個人的力量一定敵不過老板，除非我們共同幫助才有希望。好在這並非阿生哥個人的事情，我們衆人也有利害關係，我們可以

援助阿生哥！

聽了建平的話，阿生紅脹着的臉，眼淚也落下來了。

「唉！建平弟，你究竟是個聰明人，你真有見識！從我們見面到今天為止，你告訴我的話都是對的，一點沒有錯！當時我不相信，但今天我完全相信了！」阿生揩着眼淚繼續說，「一點沒有錯！爲了銀和斐丫頭的事，老板硬說是斐丫頭勾引銀，要我順他；但我說了實在話，他便發怒了。當晚要趕我走，一夜都不許停留。我本想爭氣，馬上就走的。但在這時候，走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想和大衆商量商量，我忍不下這口氣！」

阿生吐了口口水在掌心裏，搓搓手掌，又高聲說：

「稅平那老王八蛋，有了世故的，那還不說。可恨銀那小亡八，這小的年紀，心地也那樣的壞。他欺侮斐丫頭，我昨天和大家說定了，我是厚道，忍耐着沒有去告訴老板；可是他却先到他爸爸面前告了我一狀！」

建平說，「銀無論怎樣，他的狡猾稅平是很容易看出來的。不過，稅平總是要偏護兒子的，並且他要是承認了斐丫頭的事情，於他的鄉紳門第也有妨害。何況阿生哥素來好說話的人，他想壓制一下，好成全鄉紳的面子。至於斐丫頭什麼什麼，那可說不上來的，在稅平的眼裏，斐丫頭也許比一隻小雌雞都不如呢。雖然阿生哥是愛自己的女兒。」

陰慘慘的沉默了一下，阿生又貶落着眼淚說：

「各位和我同是做夥計的，同在一起也很久了。我走原沒有什麼可惜，不過這口氣我吃不下了。各位肯幫我的忙，給我爭面子，也就是各位的面子。」

提到爭面子，衆人便議論紛紛起來，各人都有主張。後來還是得方說：「面子是空的，我們既然動起來，非爭實實在在的利益不可！」

樊大聽了得方的話便反問說：「爭面子又是空的，難道還有財產可爭嗎？」

「爭什麼呢？」建平看着衆人的爭論，忽然立起來，腳踏在橫在面前的一支鋤頭柄上揮着手對衆人說：「大家聽我說吧。我們要爭生存，爭做人的權利啊！同是一樣的人，爲什麼稅平老板家裏有了大老婆，還要瞞着在城裏租小房子討小老婆，一家天天吃魚吃肉，穿綢着緞。我們就討不起老婆，吃臭鹹菜湯，穿破衣裳。你們知道嗎？」建平揚着手——我們夥計本來可以討老婆養兒子穿暖吃飽的，但稅平老板要在城裏租小房子討小老婆，天天吃魚吃肉，一家人穿綢着緞，就得剝削我們了。稅平老板一家十來口人，一年到頭不抬抬手，不捻一塊土，不插一棵秧，那裏來的錢用，這都是我們幾個夥計流血流汗，拚命給他們做來的啊！田地只是和鋤頭犁耙一樣的是一種種麥種稻的傢伙罷了。沒有我們吃辛吃苦，穀子麥子是生不出來的。當初田地原是大家隨便耕種，各人種得的糧食歸各人自己，誰都沒有白費一點力。可是後來，一切都被強力佔據着了，人們的勞力不能自由使用了。有一個富有千萬的

財主，便一定有幾萬個不名一錢的光棍。財主富有的一切，光棍們却連立足之地都沒有，光棍們如一隻天空的飛鳥，除自己一身外，再沒有什麼了。譬如我們，就都是爲稅平老板而有的。有了我們的辛苦，稅平老板才好討小老婆，吃魚吃肉，穿綢着緞，住好房子。稅平老板過天堂生活，我們的生活却比地獄還苦。人是誰都想過好日子的，誰都想望着生路上走的。不過路要我們自己打出來，照我們打算，最好有一塊地，自己耕種着，收到糧食都歸自己受用，那是好極了……

「我的爺！」樊大頓腳說，「講到地的話，那我是最知足的，我只要五畝薄田，苦吃苦做種了三年，就可以討個老婆成家了。再也不必去幫長工，今年幫這個老板，明年幫那個老板，一輩子也不得出頭。」

「樊弟咧！」阿生嘆着氣說：「你要五畝薄田，我有三畝也就夠了。我有了田是不種稻麥的，單只種些菜蔬挑到城裏去賣，一家的生活就和在皇宮裏一樣，的過得十分舒服了。只要多費點手脚上去，好在我的老婆和女兒做做種菜蔬的生活是很裕如的。樊弟只要自己一口子人，說是知足還要五畝田，我一家男女三口，却只想有三畝田就滿足了。」

「發你娘的瘋！」得方的面孔一張張起來，口水就如水龍一樣噴射着，「建平也不過偶然提到田地的事罷了，你們就在這裏三畝五畝的爭了。現在又沒有田地放在這裏給你們，三畝五畝都是空話。稅平老板的田少說些也有一千四百畝，可是這麼多的田只要我們替他耕種，却不肯分一點給

我們自己呢。不過我想阿生既只要三畝，樊大只要五畝，你們去跪着稅平老板哭訴一下，他或許會發慈悲心，從他的一千四五百畝裏分出八畝給你們呢。嚇嚇！

建平搖搖頭說：

「稅平老板的吝嗇，八個小錢都要計算一番，如果八個出去沒有十六個收回來，那八個小錢他甯可鑽地獄，却不肯白給人家。你門倒是獅子大開口，一開口就是「八畝」「八畝！」」

建平說到「八畝」的時候，伸出八個指頭比一比，大家都笑了。

阿生和樊大臉上通紅着，阿生搶着表明說：

「建平兄弟提起田地的話，我們想着了才說出來的。三畝五畝的話只是一個比方，我們何嘗真有這希望呢？至於這樣的想頭，我想凡是做夥計的人都會有的，這也並不值得怎樣的嘲笑。除非不種田的人，那他才會想不到田地。至於向稅平老板求的話，得方弟未免欺侮人了。」

「那些話不必再講了。我們商量對付稅平的事情吧。」建平壓制着爭端，搖了搖手說，「十支筷分十次折，十支筷都很容易的折斷了。十支筷緊結在一起，任他有什麼樣大力氣的人，也不容易折斷。十個夥計不齊心，老板只要一根牛鼻繩，就能牽住我們，一動都不能動。但是要齊起心來的話，老板的繩子再長些，也穿不住我們的鼻頭呢。譬如過去，阿生哥是心向着老板，恨不得帶着大家在田裏做夜工才快活。又新那小子，他也是心向着老板，專門說我們的短處，在老板面前討好，幸得他是個看牛的，

要是大夥計，我們還要吃他的大虧呢。現在阿生哥既然明白過來，那末老板手裏這根牛鼻繩已經割斷了，從此以後我們要齊心，要和筷子一樣束得緊緊的。我們用團結的力量，去對付老板，老板就不能偏伏了。我們把老板弄屈伏了，不和自己得了田地一樣嗎？事情就怕大家變心，或者一開頭就不能齊心！」

得方聽了便說：

「這麼說，我們就得結成一個團體，好像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一樣的去對抗稅平老板了。我從前在上海做工廠生活的時候，大家一有什麼事，就先成立一個什麼會什麼社什麼俱樂部等等，有了組織，就隨便做什麼都有頭緒了。不過單有我們幾個人還不夠，譬如我們不給老板種田，他還可以僱別的夥計來呢。所以我們應當把全村做夥計都招來，幫助我們。」

「我看，成立一個顧家莊夥計俱樂部也好，」建平緩緩的說着徵求大家的同意，「不知大家可贊成？」

「這些用計用謀的事，我只在戲文上看過，完全不懂得的！」阿生看看大家，又回頭看着建平，得方說，「得方弟是到過上海的，建平弟是讀過書的，都能夠用計用謀，心思也靈巧。我想這事全憑建平弟和得方弟的計畫罷。總而言之，對於稅平老板，我是死了心了。」

決 鬪

瑞典斯特林堡作
查理斯譯

—— 決 ——

她的面貌不美麗，所以一般粗鹵的男人不能欣賞醜的身體中包藏着美的靈魂，也就不去會她。但是她很有錢，她知道一般男人追求女的是爲了金錢；他們如此地愛錢，到底財富是男人創出來的，所以資產仍舊地由男人收了回來，抑或是旁的緣故，她並不怎樣明白。她是富女，經驗自然宏富，她不相信看不起男人，所以大衆都當她爲一個有智識的少婦。

她二十歲了。她的母親依舊活着，但是她等不到再過五年便要自作主張。於是她忽然地宣佈訂婚，使她的朋友們驚訝。

「她要出嫁，因爲她需要一個丈夫，」有些人說。

「她要出嫁，因爲她需要一個聽差，自己好自由一點，」又有些人說。

「她真蠢，爲什麼要嫁，」第三個人又說，「她是不知道嫁後，還沒有現在自由嘞。」

「不要擔憂，」第四個人說，「她嫁後也不會吃虧的。」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誰？她何處碰着他的？

他是一位青年律師，樣子好像有點女性，膀骨頗寬，態度很羞怯。他是獨子，是由母親和姑母養育。

起來的。他從來怕見女人，他看不起一般軍官們，因為他們很喜歡女人，每有歡樂他們總是受歡迎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們倆個同在一塊避暑，在一次跳舞中碰着。他是遲到，所有的女人都和別人約定跳舞。所以他到處跳舞，都是劈頭碰到一聲訕笑的得意的「不成！」一場舞蹈的動作把他像一隻嗡嗡的蒼蠅似地驅逐着。

他在羞憤之下，走出了舞廳，坐在廊上吸着雪茄。月光照在公園裏的香櫞樹上，木犀香從花壇裏飛迸出來。

「一個人在那裏做夢麼？」忽然地有一個聲音說，「你爲什麼不去跳舞？」

「你爲什麼不去？」他抬起頭來說。

「因爲我不美麗，沒有人願意和我跳舞，」他回答着。

他看了看她。原來他們是認識的，不過他從來沒有細細地打量過她。她穿着很美麗的衣服，眼睛包藏着無窮的苦痛與神情，反抗自然的不平而無效的與失望的悲傷；他覺得她有活潑的同情。

「我也是受人輕視的，」他說，「一切權勢都被軍官們佔據着。到了自然的選擇的時候，總是強的美的那一方面是對的。看他們的肩和肩章……」

「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請原諒！一個人到了輸敗的時候總是褊激的！你願意和我跳舞麼？」

「是爲看你可憐？」

「是，請憐我！」

他把雪茄丟去。

「你可知道受了運命的打擊，被人拒絕，是什麼滋味麼？永遠做最後一個？」他憤怒地說。

「我完全知道！不過最後一個不一定是最後一個，她強有力說。」一個人除了美麗以外旁的地方也頗爲要緊的。」

「他最賞贊男人的什麼地方？」

「和氣，」她不停留的悲嘆着。「因爲這個特點在男人方面是很難得的。」

「和善與軟弱往往是相聯的；婦女喜歡的是強力。」

「你說的是那一類的女人？粗齒的強力以前是受着歡迎的；但是我們的文化已經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使我們以爲筋肉與強力不見得比慈善的心更有價值。」

「不應該這樣！不過——看那一對一對的跳舞的人！」

「我覺得真正的男性表現出來的應該是高尚的情感與心地的開通。」

「我是世人所說的柔弱的那種男人……」

「我可得着什麼世人的意見！」

「你知道你是一位很出衆的女人麼？」青年律師說，漸漸他感覺到興奮了。

「我一點也不出衆！但是你們男人常常地喜歡把女人當作傀儡……」

「你說的是那一種男人親愛的女郎，我從小就將女人看作比男人高尚的一種人類，有一日我若是愛上了一個女郎，假使她肯以愛情相報，我便可做她的奴隸。」

亞德蘭很久的袖心地望着他。

「你是一個出衆的男人，」她停了一會說。

彼此都互相承認是人類出衆的表率，並且說了許多跳舞無益的話，後來又談到月星之憂鬱的影響。他們回到舞廳加入了四班跳舞。

亞德蘭是很好跳舞的，律師自然完全被他傾倒，因為他：舞得似一個天真的女子。舞後，他們又走出在廊上坐了下來。

「愛情是什麼？」亞德蘭問：眼睛望着月亮好像想從天上得到了答案。

「是靈魂間的同情，」他回答着，他的聲音像微弱之風。

「但是同情也許可以變爲反感；這是常有的事，」亞德蘭反對說，

「那就不算真的愛情！有些物質主義者說，假使沒有男女兩性便沒有愛情，他們竟敢說肉慾的

愛比靈魂的愛還能持久一點，在一個女郎身上看不見別的，只看見性慾，你想這不是卑鄙而且類似獸性的麼？」

「不要提那些物質主義者！」

「不，我一定要提的，這樣你才可以知道假使我若是和一個女人發生了愛情，我的情感是如何地高尚。我所愛的女人，她不必是美；美是容易枯萎的。我願把她當做一個好朋友，伴侶。我和她在一起的當兒，永不覺得羞怯，和平常女人一樣。沒有一點畏懼去接近她，和我現在接近你一樣，我直向她說：『你願做我的終身的朋友麼？』我絕不像一般情人向愛的女子求婚的那個樣子，我也絕不想他們的那個樣子的羞怯矜持，因為他們的思想是不純潔的。」

亞德蘭以狂喜的眼光望着這個青年，他握着她的手。

「你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她說，「我內心和你同意。你是要我做朋友，假使我沒有誤解的意思的話。我可以把友誼給你，不過我先要試驗你一下。你願意證明給我，你能為了一個朋友把自己的驕傲收藏起來麼？」

「你說出來，我一定服從你的！」

亞德蘭取下了頸上掛着的一條金鍊，上面有個小盒。

「戴上這個做為我們的友誼的符號。」

「我願戴上」他的聲音有點僵促，「不過有人懷疑我們是已經定婚了。」

「你反對定婚麼？」

「假使你不，我自然不，你願意做我的妻麼！」

「是的，亞克塞，我願意哩，世人總覺得男女之間的友誼是件奇事；世人真是墮落，決不相信男女有做友誼的可能。」

於是他戴上了鍊子。

世人心中是相信物質的，也像她的朋友們所下的斷語：

「她嫁了他，因為她想要嫁人；他需要她，是因為他需要一個妻。」

世人仍說了許多難聽的話。他們說他娶她是爲了她的金錢；他自己不是明白說過了麼？像愛情那樣卑污的東西他們有沒有呢？既然是朋友，便用不着像夫妻似地住在一塊的。

婚禮舉行了。世間默認他們婚後將像兄妹似地住在一塊，懷着滿腔惡意的看他們的結果，看他們怎樣改革把婚姻放在另外的一種基礎之上。

新婚夫婦出洋了。

回來之後，年輕的妻臉色蒼白，脾氣凶暴，她立刻學了騎馬之術。世間對她微露着惡意，不過仍有所得。男人好像做錯了什麼事，自己慚愧着，終于事無可諱的。

「他們沒有像兄妹一樣的過活，」世人說。

「什麼彼此不相愛？那豈不是——哼，那算什麼？」

「不正當的關係罷！」物質主義者們說。

「這是精神的婚姻！」

「或者是亂姦？」無政府主義者說。

事實是事實，但同情漸漸消失。真實的人生，除了一切的幻想，迎着她們的面而來，開始地報復。

律師執行他的職業，但妻的職業却由一個女僕和看護來執行。所以他是沒有工作可做。越沒有事做便越容易胡思亂想，於是她時常想到她的地位，她覺得不滿。一個像她那樣有智識的女人整日在懶惰中過活，那是對的麼？

有一次丈夫說，誰都沒有強迫她終日無事的。以後他就不再重提了。

「她沒有職業。」

「真的，閒著是等於沒有職業，為什麼她不看小孩子呢？」

「看小孩子麼？她需要一個賺錢的職業。」

「她是這樣一個貪財的人麼？她已經不知道要如何花完這巨量的金錢；她還要賺錢做什麼呢？」

「想和他站在同等地位」

「那長久辦不到的，她有一個地位，他永遠不能夠成功的。自然的意思，是女人做母親，不要男人做。」

「這是蠢笨的安排！」

「也許對的！這種安排或者可以反轉過來，不過那還不是同等的蠢笨。」

「是的；但是他的生活實在難過。她不满意專為家庭而生活，他也要為別人而生活。」

「那末她先從家庭做起來不是很好麼？有的工人是爲了別人而設想的。」

這樣的談話可以永無止境，事實上只談了一點鐘。

律師整天地沒有在家，縱令在家，還有接洽公事的時間。阿德蘭大人不高興。他永遠的在辦公室裏和別的女人接洽事務，女人將私事講把他聽，他便要嚴守秘密。這些秘密成了夫妻間的隔膜，使他覺得似乎是配不過他的。

她心裏起了惱恨，她惱恨彼此關係的不平；他想要一個方法把他倒了下來。一定要打倒他，然後才可立在平等地位。

有一天她提議建立一所養病院。他拚命反對，因爲他的職務是很忙的。不過他想，讓她有點事做，也許可以救她，也許可以幫助她把生活安定起來。

(未完)

處售經埠本

新神州國民現華新三光作新華現民神
 州國生光
 中 書 中
 中福中南新大中光東會震蘇東曉黎蔚三光作新華現民神

外茂山新華新新華華衆旦新新星明藍店華者國通代智社命
 麥江大 眞 大中 光 法 徐 老 河 四 河 四 四 四 四 四 河 河 望
 賽南夏 同國 華 學 家 西 南 馬 南 馬 馬 馬 馬 馬 南 南 平
 而帶羅 大大 大公 大
 路學學 茹 學學 學 院 匯 門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街

社會主義月刊 第一卷第七期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期每册售銀一角五分

編輯者 社會主義學會

發行人 顧修堅

發行所 上海赫德路元福里二八二號
 上海赫德路元福里二八二號
 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

總代售處 新光書局
 電話九二二八六號

外埠經售處

深鎮無南濟廣 昆 太 開 杭 武 北 南
 陽 江 錫 寧 南 門 明 原 封 州 昌 平 京
 大 鎮 數 三 東 生 文 寶 覺 晉 預 百 維 新 佩 新 新
 江 管 部 生 文 生 生
 支 圖 文 生 文 生
 支 書 書
 同 店 育 局 方 活 化 訓 民 新 莊 城 新 命 寶 命 命

社會新聞徵求基本定戶

空前的優待辦法
展期九月底截止

(一)凡預定全年即四卷共壹百廿期者，無論何卷起，均認爲基本定戶。其預定三個月或半年者，不予優待，但已預定半年或三個月者，將費補足，仍認爲基本定戶。
(二)基本定戶報價須匯寄現洋，郵票不收。全年、國內及日本祇收大洋三元，歐美祇收國幣八元，郵費在內。
(三)基本定戶除減收報價外，並享後列各項優待：
甲、本社出書照實價八折；乙、代辦上海各項圖書；丙、年終結算得攤派紅利。
(四)凡一基本定戶，如承介紹新基本定戶十戶，其本人報費，完全退還，並准繼續享受前項之優待。
(五)基本定戶，以直向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新光書局購定爲限，代派處無效，並限九月底爲止；逾期無效，外埠以郵戳爲憑。

滬訊兼總代定處 上海白克路八十八號新光書局 電話九二二八六

異軍突起
之大日報

晨報

材料最富
編制最精

敏捷而忠
實之夕刊

新夜報

消息最靈
記載最詳

小朋友們
之好報紙

兒童晨報

文字最淺
趣味最濃

民衆化之
小冊讀物

家庭文庫

搜羅最廣
定價最低

發行處 上海山東路
第二八〇號 晨報社

前途雜誌

第八期

前途論壇四篇
今日教師應有的認識與責任……賀君山講
民族革命的幾個意識問題……孫伯審
民族圖存的基本條件……劉炳葵
革命者(小說)……彭成譯
憶遊普陀(隨筆)……易水寒

軍國國民雜誌

第五期

「力」的世界與軍國民……承季厚
列國武裝形勢與中國軍國民教育……洪濟
國家總動員論……柏亭
夜間戰術……青評
美國對日戰鬥準備之解剖……季厚譯
九門口之戰(小說)……鄭獨塵

進展月刊

二卷七八期要目

本黨組織的檢討……劉海鳴
法西斯蒂與恐怖主義……綜羅
技術合作的把握……宗流
馮玉祥割據下的察局……伯烈
法西斯蒂論……白棣
世界經濟會議的總檢討……傑
野薔薇(小說)……章同譯

零售：每册一角 預定：全年一元二角
預定處：北平進展月刊社